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第十四期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出版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六〇年三月十日

定價：每份二角

南大改革問題的關鍵在那裏？·李明仕·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政府公佈了以魏雅琳醫生為主席的南洋大學檢討委員會的報告書。

二月十日，教育部長楊玉麟先生，在立法議會宣佈了政府對南洋大學的政策。

從魏報告書看來，檢討委員

會對南洋大學，算是採取了一種比較同情，比較客觀的看法。它所提的建議，一般上也算是現實，合理的。

政府對南大的政策，概括起來，計分下面幾點：

第一、原則上接受魏報告書

。在政府支持下，全面改組南大。

第二、依據「平等對待四種教育源流」的原則，在財政上全力資助南大。資助額與馬大同等。依「按人計算制」，南大每年可得約二百一十一萬元。政府要求的保障是，確保南大「維持適當的學術水準，以及對於公眾有適當的管理和記賬」。政府的資助政策，比魏報告書的建議更進一步。

第三、重新檢討改組後，南大在新加坡以外地區招生的政策。

第四、政府承認南大第一屆畢業生的學位。至於今后的學位承認問題，則視南大之發展而定。

第五、馬大與南大皆打開大門，吸收各教育源流的學生入學。而「這兩間大學的教學媒介語，將保留目前的狀況」。

政府的聲明，是歷來各方面對南大問題的聲明中最明確，最肯定，最果斷，而且，還應該說：是最慷慨的一次。

政府在政策聲明中表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對南大敷衍塞責呢，還是要切實來解決它的基本問題。我們將不推卸責任，全心全力支持南大實行改組並給予充分的財政資助，如果這樣做是符合新加坡教育與人民利益的話」。這就是政府對南洋大學的整個態度。

我相信，即使是對於處理南大問題與政府抱有不同觀點的人，對政府這種面對現實的態度，也一定是完全擁護的。

南洋大學辦理上有許多缺點。這是事實。革掉缺點，是理所當然。但怎樣改組或改革呢？政府的聲明和魏報告書，提出許多具體意見和改革措施。當然，政府和魏委員會對教育改革上的誠意，是不必懷疑的。但他們提出來的意見和改革措施，是否最完善呢？對這一點，聽到的只是擁護與支持之聲。除開「行動週刊」的石磊先生站在執政黨的立場，對問題進行分析之外，其他方面還看不到有認真仔細的研究和討論。至於，這些意見和措施假如付諸實行，對於新加坡的教育，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呢？這一點，似乎更沒有人加以過問。（「前途光明」，「康莊坦途」之類等等，只能算是應時的，好采頭的話，認不得真）

舉改革或是改組一份辦理不善的華文報紙來說吧：第一，這裏的電訊都是英文稿。第二，華

文排字很不方便。因此，為了避免翻譯和排字上的困難，以提高效率；為了減少翻譯和排印上的錯誤，以提高水準；於是，乃建議改革曰：社論用英文寫；電訊發英文稿；新聞暫時英、華並用。原來的華語讀者呢？讓他們提高英文程度罷行。

就這樣一個「報紙改革方案」來看，其根據切實，理由充份，而「效能」，「水準」之提高，乃不在話下者也。但除此之外，還需不需要更進一步想想呢？是否有必要想一下：經此一改，報章仍然是報，但它可還是原來的華文報嗎？它不會成為一份變了相的非華文報嗎？還有，報紙的華語讀者，豈非就此遭殃了嗎？……

這個例子並不好。但目的只在於說明一些「改革」與事物發生質變的聯繫。足以引起質變的措施，是超出於一般改組或改革的範圍的。評論「改革南大」的問題時，應該毫不含糊地，記住這頂頂重要的一點。

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平等對待新加坡四種教育源流」。這一項民主的教育政策，是自治政府有別於過去朝代的特征之一。就我個人看來，所謂「平等對待」，指的應該是在經費支出上，在建設發展上，以及在語文使用上的平等對待。因為，事實上是只有在這三個方面的平等對待，才能成為真正的平等對待。如果單是在經費，建設上給予平等，而在語文使用上却不給予平等，則不是真平等對待，而是假平等對待，是不平等對待了。

現在，我打算暫時從「南大的考試」，「畢業生的分等」，「大學內的人事」，「賬單結不清」，「建築物的東向南向」，

以及行政、財政教員、課程、設備、學生統計等等，這許多多個「大觀園」中，跳出來，擺脫它們，談談我對於「改革南大」的看法。

對南大的改革，改組，或「提高學術水準」，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進行呢？我認為：

第一個原則是：任何「改組」、「改革」，或是「提高學術水準」都不應該影響到南洋大學是一間華文大學的本質。

如果影響到這一本質，則是要南大變質。因此，也就違反了政府「平等對待四種源流教育」的民主政策。

我所以強調這一原則，並非事出無因。

（一）魏報告書的廿三，廿九節，就是南大逐漸英化的第一通鼓。（我指的是魏報告書反映出的觀點，不是委員們的主觀意圖）

由於教學媒介語的關係，而產生了教師，課本方面的各種困難。這是在我國發展民族文化所必然碰到的老問題。有困難自當設法解決。不過，我不同意把「提高英文程度」當作萬應靈丹，拿來救治華文大學的各種問題。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委員會既然知道，「需要高等教育以便來自華文中學學生深造的事實，至今仍然存在。……」（第三節）但又為什麼竟主張南大提高英文程度？這豈非更增加華文中學生的困難，阻礙他們深造之路？如果他們要多修一本英文，提高英文水準，那又何需辦南大這間華文大學？

（二）政府曾鄭重宣佈：馬大與南大一起打開大門——容納各源流教育學生。這應該算是政

（下文轉第八版）

本期要目

南大的改革問題（社論）

南大改革問題的關鍵在那裏？

論改革南大的是是非非

——評石磊君「全面改革南洋大學」一文——

略論馬來亞的文化問題

友誼洋溢在甘榜中

銀聖嘆的批答

旅泰雜談

南大的改革問題正受着各方面的深切關注，因為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南大的前途。對於南大現存的缺點進行大力的改革，這是任誰都不會表示異議的。今天的問題不在於南大應不應該改革，而是要如何着手改革，改革後的南大將是怎樣？

談到南大的改革問題，千萬不能忽略南大創辦的歷史。南大是在困難重重之下誕生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缺點在所難免。任何將南大的缺點全部歸咎於創辦人都是不公平的。南大創辦人對於民族教育的赫赫功績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沒有他們的毅力與熱心，會有今天的南大嗎？

改革南大的問題，重要的在於原則。至於行政、財政、教職員、課程、設備、學生、法令、改組程序等都是技術問題，不是目前改革南大的關鍵所在。因此，討論南大的改革問題，我們不好只看見樹而看不見林。

南大是一間真正的民族大學，南大是華文教育體系最高的一環，任何全面徹底的改革，都不能絲毫損害到南大這種本質。因此，南大的主要教學媒介語必須保持不變，南大作為一間華文大學的本質也才不會發生變化。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對英文表示了過份的偏愛（請參閱報告書廿三、廿九、卅二、卅七等節）。英文在華文的重要地位是沒有疑問的，可是以英文來代替華文，就是喧賓奪主，就是使南大變質。南大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它是以華文這種民族語文為教學媒介語，如果不是這樣，當初星馬民衆也不會辛辛苦苦將南大創辦起來。創辦南大，就是要讓華文教育源流的大學畢業生深造，因為馬大有語文的嚴格限制，華文教育源流，有各種教育源流的小學與中學，為甚麼就不能有各種教育源流的大學？馬大是英文教育源流的大學，南大是華文教育源流的大學，應該相輔而行，無賓主之分，為甚麼說南大要合併到馬大去，就不說馬大應該合併到南大來？除非是存心要消滅華文大學，助長英文大學，那又另當別論。

我們不反對南大與馬大的關係應該緊密聯繫起來，但是，對於導致南大與馬大合併的最終目的的任何步驟，我們是不會同意的。

南大應該改革得更具有馬來亞意識內容，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如果要南大完全英文化，才算是「馬來亞化」，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南大是一間由星馬人民創辦起來，讓星馬學生攻讀，以貢獻於星馬社會的大學，這是一間「外國大學」嗎？這還不馬來亞化嗎？

南大的改革將由理論進到實踐，我們相信，在各界人士的關心之下，南大一定能夠在不改變其本質的原則之下進行改革，改革後的南大，其傳統精神不但繼續保持，而且更加發揚光大。



南大的改革問題

「大學周工作計劃書」擬定 各股加緊活動，節目多姿多彩

南大學生會聯合本校各學術團體舉辦的「大學周」的籌備工作，自本學期開課以來，已經進入密鑼緊鼓的階段中了。「大學周工作委員會」根據各股計劃擬定一份「大學周計劃書」，詳細臚列各股有關之工作，根據計劃書的內容來看，這次大學周的活動將是多姿多彩和無比豐富的。

在學術活動方面包括有討論會、展覽會、出版刊物和舉辦國語演講比賽。

學術活動

學術活動的（甲）項是討論會，它所包括的題目是：（一）馬來亞文化問題座談會，所列的內容為提高馬來亞文化的意義和特點；馬來亞文化形成的過程；馬來亞文化今後的發展；和在發展馬來亞文化過程中南大所負的使命。（二）中學自然科學教育會。（三）裁軍問題座談會，這將是一項有趣味的活動，它的形式類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四）是有關馬來亞高等學府學生合作的討論會。題目定為：如何促進泛馬學生之合作，主要提綱有：（1）泛馬學生合作史略；（2）研討合作之方式和內容，包括學術、出版、福利、文娛、旅行的問題；（3）促進合作之途徑。

南大畢業生同學會籌委會簡聞

自去年年底四年級各班推派代表組成南大畢業生同學會籌委會後，籌委會多次開會討論章程草案之擬定及有關畢業同學之事宜。

籌委會已經通過章程草案，並正在進行辦理註冊手續，第一次會員大會預定在四月初（畢業典禮前後）舉行，籌委會深望註冊能早日批准，以方便工作的進行。

有關畢業同學離校後的遭遇，是籌委會最關心的事，籌委會多次個別交換意見，並在第二次會議上議決致函總理及教育部，澄清首屆畢業同學所蒙受的不自之冤——有關校外考試委員會組成上的困難，以及英美大學學制不同關連畢業生巴仙率等之問題。籌委會注意到一些不合事實的言論，已影響社會視聽和使同學的就業受打擊。

籌委會曾與校方及董事部商討有關同學的就業問題，並呼全星馬各行業——尤其是商業界，聘用有學術基礎的南大同學，以便同學能為社會貢獻出自己小小的力量。

資料展覽

（乙）項是有關展覽的計劃，可以分成七個部份。（一）是關於歷史資料方面的展覽，主要的有日軍南進圖，各民族東南亞的分佈圖，南洋交通路線圖。（二）是關於地理資料展覽，計有經濟作物圖表，氣候圖，Excavation出外考察照片及各種岩石，幻燈（放映各種地形、岩石圖片），印度資料展示，泰國資料展示。其中的印度和泰國資料將會放在開設的「印度館」和「泰國館」內展覽。這些資料是史地系同學旅印、旅泰所搜集的。去年史地系同學旅泰頗有收穫，並攝得一套珍貴的壁畫像片。這座壁畫畫的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故事，誠可讓大開眼界。還有新加坡模型（小型）。（三）是有關社會經濟資料，這些資料都以圖表，照片及短文說明。大約有現狀經濟結構的比較，英美及其他外國經濟勢力在我國的圖樣，樹膠種植過程介紹，我國與外國人民馬來亞開墾方法之比較，介紹工業前的產量，需求及技術情況、介紹米糧的出產、需求及技術情況、比較出入口貿易情況、交通業概況介紹，國民收入比較圖表，勞工組織與生活圖解，勞資關係的圖解、農民與地主的關係的圖解，介紹森林業的出產，需求及技術情況。（四）是有關我國教育資料。（五）是中文資料展示，包括中文系師生珍藏的書籍，字畫等（六）是有關生活像片展覽，包括同學的課內外活動情形。同時舉辦東南亞學生影展。這是一項首次由學生舉辦的影展，富有非凡的歷史意義的。影展將於三月卅一日至四月三日在本校展出，四月四日至六日則移到奧迪安戲院好萊塢廳展出。（七）是自然科學資料展覽，計有動植物生理、比較解剖、

遺傳及作業等、植物病態（廣泛收集裕廊區農作物病態）、魚類圖片、生物標本等的展出；和物理化學的實驗及實驗室的開放。其中特出的有火箭模型的製造，並附有圖解說明。無線電研究會將製造立體收音機，和表演無線電波操縱。

文娛活動

整個大學周的活動雖然是側重於學術方面的活動，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娛方面的多姿多彩的活動。在計劃書中文娛活動方面所臚列的節目就不在少數。主要的有遊藝會、話劇、和音樂會的三個大演出。這些演出時間是從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之間，分別假維多利亞舉行。

大學周開幕日是三月卅日，也是南大第一屆畢業生舉行畢業典禮的日子。這是一個富有意義的日子。卅夜文娛股將假本校圖書館前，舉行文藝晚會。內容有舞蹈、樂器演奏及歌舞、舞龍、舞獅、銅樂隊演奏、燃放烟花等。

此次的文娛活動中，包括了各民族的精采舞蹈，計有傘舞、椰殼舞、茶花旦、碟子舞、莫爾達維亞舞、搶手絹、越南竹竿舞、印度神舞、印度農作舞、鏡中人、獅子舞、芭蕾舞、青春舞等。

戲劇公演方面則有印度的三幕劇——第一個微波。此劇已經排練到第三幕了。還有「安東尼的演詞」——英語。音樂演出方面有大組合唱、小組合唱、獨奏、及鋼琴和提琴獨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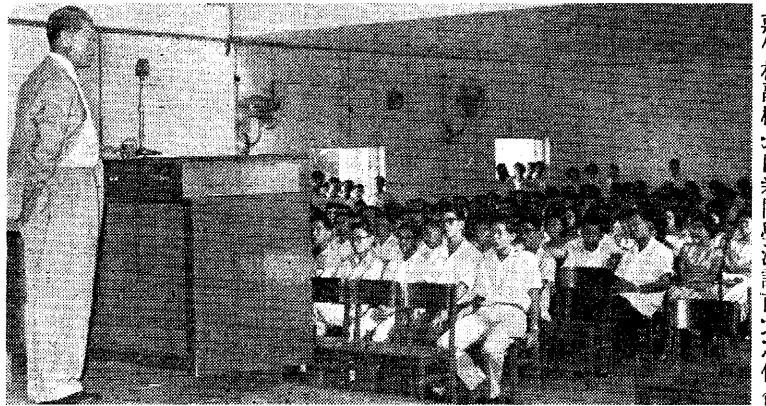
茲將文娛股活動程序列下：三月三十日舉行文藝晚會，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舉行遊藝晚會，四月二日至三日戲劇公演，四月四日舉行音樂會。

亞洲區學生合作會議本月舉行，南大馬大三名代表出席

國際學生會議秘書處主辦的亞洲區域（包括澳洲與紐西蘭）合作討論會，由本月十一日至四月九日在聯邦首都舉行。該討論會的目的在於促使各國學生代表有機會在一起研究面對的公共難題及交換彼此的經驗，進一步促使彼此間的合作與了解。討論會的主要題目為（一）The Impact of East and West（二）Nationalism國家主義（三）Neutrality中立主義（四）The Economic of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新近獨立國家的經濟問題（五）教育制度的改變——由殖民地主義未侵入前而到殖民地主義而至獨立後，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ducation—Pre-Colonial to Colonial to Independent.

（六）語言問題 The Language Problem.（七）偏見與此視Prejudice & Discrimination（八）區域合作問題 Regional Co-operation最後討論學生切身問題，包括出版、旅行等。

該討論會的組織由各國派代表三名參加。星加坡的代表為南大顏清文，陳國防和馬六一。他們將於十日飛往吉隆坡。



莊竹林副校長向新同學演講南大之使命

學生會主辦國語演講比賽

學生會學術部已經決定在四月三日假本校文學院大禮堂舉行國語演講比賽，這個時間均在大學周舉行期間。比賽優勝者的獎品是「東姑阿都拉曼杯」，這個銀杯是由聯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

所贈送的。首相並表示對於學生會這次舉行的演講比賽，將給予熱烈支持。在配合學生會會務方針，和鼓勵同學學習國語中，舉行這個演講比賽是富有意義的，學術股呼同學踴躍參加比賽。

國語演講比賽規則

- 一、名稱：定名為「東姑阿都拉曼杯」國語演講比賽。
- 二、宗旨：鼓勵同學學習國語以配合本會方針，促使同學關心祖國與熱愛祖國，並提高學習演講的興趣，藉以訓練口才，以及發掘本大學優秀的演講人才。
- 三、參加單位：以個人為單位。
-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三月廿五日截止，逾期無效。
- 五、比賽日期及時間：訂於四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二時半。
- 六、比賽地點：本大學文學院大禮堂。
- 七、題目及內容：題目及內容不拘。
- 八、演講次序及時間：演講次序以抽籤決定，（抽籤日期將在版報上另行公佈）。每單位演講的時間，不得超過十分鐘。
- 九、優勝名次：取優勝者前三名為首，二，三名。
- 十、獎品：a. 首名優勝者得保有本杯一年，並將其姓名鐫刻於杯上，以資紀念。b. 頒發名貴獎品予首，二，三名以資鼓勵。
- 十一、評判員：敦請本坡學術界知名人士及

- 本校教授担任之。
- 十二、參加比賽者須絕對遵守本規則。
- 十三、比賽細則另訂。
- 十四、本規則遇有不盡善處，經主辦當局或評判員同意，得修改之。

演講比賽細則

- 一、演講者必須在開始演講前十分鐘到達演講的場所。
 - 二、演講者必須根據抽籤所決定的次序登台，不得與其他演講者互相掉換也不得臨時棄權。同時，當演講者依序被喚演講時，必須即刻登台，不得延遲。若連續被喚三次而未登台演講，則當棄權論。
 - 三、演講者必須掌握演講的時間，不得超過十分鐘，在第八分鐘時，計時員，按鈴通知，以便演講者準備作演講的結束。至第十分鐘時，計時員復按鈴通知，以後計時員，每分鐘按鈴通知一次。
 - 四、演講者在演講時，須注意演講之內容，修辭以及其演講時的聲調與態度，並盡可能勿閱讀演講稿及掌握演講時間，以上九點是評判員評定分權之主要准繩。
 - 五、演講比賽之優勝名次均由評判員全權評定，參加比賽者須絕對服從，不得有異議。
- 學術部訂

「東姑阿都拉曼杯」國語演講比賽報名單

姓名	學號	院系 班級	演講題目
中文：			
英文：			

古巴的學生運動

古巴的學生運動，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卡斯特洛所領導的革命勝利之前，，遭受到獨裁者巴斯達反動政權的殘酷壓迫與迫害。殺害，逮捕是司空見慣的事，然而古巴的學生對此種迫害並沒有低頭就範的，他們繼續各種各樣的鬥爭，並英勇參加古巴人民的革命軍，終將反動獨裁的政權推潰，下面是根據一篇對古巴的學生運動的調查報告，選譯而成，片斷地介紹古巴學生受迫害的情形。

對學生的鎮壓

進行鎮壓學生的主要機關有以下這些：軍部及國家警察局，軍事情報部，海軍部，地區情報部，全國情報部，秘密警察，司法警察，調查局及抑止共產黨活動局，在海外還有一個特別警察組織和領事館直接聯絡。一般說來，這些壓機關的工作是很深入，很有預防性，也很殘忍的。對學生的迫害，有以下這些案子：

(A) 被殺害的：一九五八年二月份有：

阿佛爾如，考得烈 (Alfred o Gutierrez) 二十三歲，在古里蒙城 (Guillermón) 被發現死亡，身上有五十九個子彈孔，其致死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廿六日運動的一位參加者。

格拉路，亞柏魯 (Gerardo Abren) ，哈瓦第一學院的學生，在該市某角落被捕，不久被發現槍殺死于正義宮的背後。

三月份：
柏波爾，白爾聖謝 (Pablo Plasencia) ，哈瓦那醫科學生，

他被警察扣留後，他的辯護代他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狀，但在三月四日被發現死于哈瓦那附近從車姆密達往瑪利爾的公路上，身上有四個槍孔。

羅加洛，巴里黎 (Ropelio Paredes) 醫科學生及哈瓦那之加力多，格色爾醫院助手，他曾被監禁而後釋放多次，在哈瓦那通巴爾，墨蘭的公路上發現其死屍，從長了數天未剃的鬍鬚及襤褸的衣著——沒穿內衣及襪可以推測他是在半夜被逮捕，並匆忙帶至殺害地點的。

安東尼·佛那則爾 (Antoni o Fernandez) 和恩格·以色列諾 (Anel Espino) 古巴聖地亞哥的中學生離家去訪友，隔日早上被發現死于城外的一條小路上。這屠殺掀起了全島性的教授，學生的總罷課 (下詳)

四月份：
路易·摩洛里 (Louis morales) 天主教行動的領袖，九號被警察抓去後，和其他兩位領導人贊爾·佛那則爾 (Juan Fernandez) 及凱羅·毅拉哥 (Ciro Hidalgo) 同時被處決。

歐司卡·阿柏羅 (Oscar Alvaro) 哈瓦那新聞學學生，警察破進他的家，要抓他的父親，但找不着就將他頂替。經過酷打拷問，要他洩出他父親的下落不獲後，把他打死。

羅柏多·里巴 (Roberto Rivas) ，歐蘭底 (Oriente) 大學生：在古巴聖地亞哥的一條街上被發現槍殺死。

瑪羅·里拉，尼古拉·哈瓦那社會科學學生，在街上被暗殺死，他曾參加一九五七年里略。

里佐 (Radio Reloj) 所發動的起義行動。

六月份：
衣就羅·加爾謝 (Eduardo Garcia) 哈瓦那大學學生，他是革命指導委員會古巴學生及青年組織之革命軍隊的領袖之一。他躲藏的地方被警方發覺後，就遭受槍決。

七月份：
茹爾里及吉丁娜，格勒 (Lourdes & Cristia Girat) 哈瓦那兩名女學生，在哈瓦那被殺害。

柏羅·馬丁尼，北多 (Pedro Martinez Brito) 全國大學生聯合會 (簡稱：FEU) 副主席，由于政府對學生會的壓迫，他不得不隱避，不斷地更換地址，終於被警察發現，到夜里破屋在睡眠中將他殺死，佐斯，羅里則 (Tose Rodriguez) 商科學生和他同時遇難。

(B) 被監禁的學生：
被拘捕的學生，數目很高，確實的數字無從知悉，他們都是一切慘遭橫虐的刑法對象，很多在用刑後被槍決，一位在監獄里的學生偷運出來的一封信中說：他是在訪友時被捕，然後被帶到調查局，在那里，受盡了一切「你可想像得到的最慘無人道的刑法」，信中還對監獄里面的情形作了描畫，七十六個監犯被擠禁在一間廿米長，五米寬的監房里，監犯的生命是朝不保夕的。

「在這裡，我們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幾天前，我們的朋友：柏斯·卡拉哥 (Ponce Carrasco) 羅柏多·里，洛加和里那如，加得里芝 (Roberto dek Roza

and Reinaldo Gutierrez) 被殺害；另外九個在反動政權的機關槍掃射一間監房時受了重傷。」

信中結束時，他代表監獄中的學生，呼吁人民為此事件採取行動。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佐斯·佛那芝·哥斯亞 (Tose Fernandez Cossio) FEU 主席，在副主席被殺害後不久也被警方拘捕。雖然有很多証人出來證明會看到警方將他拘捕，警方仍否認知道這位學生的下落，很多失蹤的學生，最後都在郊外發現他們的屍體。FEU 恐怕佛那芝主席也會遭受此種不幸，趕緊請求國際學生會議的情報及調查研究委員會給予協助，委員即刻打電報及寄一封信給古巴前政府，呈上此案，並要求供給情報。

之後，委員會接到巴斯達秘書的覆信，說佛那芝只不過被拘捕而已，他將受古巴的法律所審判，全國大學生聯合會認為古巴前政府會這樣答覆和保證，是各國學生團體關注此事，紛紛打電報給前政府的結果，這些干涉，挽救了佛那芝的生命。

總罷課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古巴全國所有之中等學校，技術專科學院及各大學舉行無限期總罷課，以抗議古巴前獨裁政府對學生的暴行，許多小學生也加入總罷課的行列。

總罷課本來預先計劃在三月十三日開始，該日為全國大學生聯合會主席依雪法拉死難一周年紀念，可是受到了白爾聖謝，巴里黎，佛那則爾和恩格的色賓諾

被殺害等事件所激動，情緒高漲，總罷課就先後自發地在校爆發，比原定的日期早了幾天，三天之內，所有全國政府辦的，教會支持的和私立的一切教育機關都停止工作，以表示最嚴重的抗議。

在這熾熱的鬥爭時刻，連天主教的比蘭諾納大學也參加了總罷課，大學當局取消了一個由學生召集的以決定該大學生應對總罷課應站在甚麼地位的會議，而以舉行秘密投票來決定是否要參加總罷課作為代替，投票結果，全校八十六巴仙的學生贊成參加無限期總罷課，對此，古巴的一間權威報紙 (Prensa Libre) 這樣評論：

「如果政府要對公眾的情緒反應得到一個有統計數字的估計，那麼就研究一下比蘭諾納大學的秘密投票結果吧！十二年來，這些大學生對政治問題是站在旁的，大學當局也非常嚴謹遵守不參加任何政治糾紛的中立立場，該學院是獨立的，沒有受政府的任何財政資助。」

新聞自由

從一九五二年起，古巴人民的基本人權越來越嚴重地被剝奪，學生會出版的報紙例如 FEU 出版的 Alma mater 幾年來都遭受到種種阻撓。從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起，全國的報紙除了短期的放緩外，都受到政府的嚴厲檢查，對這種干涉出版自由的行為，(一九五七年十月在華盛頓舉行的) 第十三屆泛美新聞協會全體會議，議決「宣佈古巴巴斯達總統的政府是反民主的，因為它不尊重新聞事業的自由」。



拉丁美洲學生動態

波利維亞位于拉丁美洲的中心，為比魯、智利、烏拉圭和巴西四國所包圍。波利維亞的首都拉·柏士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活動中心，同時非常自然地，它也是波利維亞學生運動的集中地。

波利維亞一共有七間大學，全國大學生總共一千多人。每一間大學都有學生會的組織，而波利維亞全國學生聯合會 (CUB) 則是七間大學生的總領導機構。CUB 的前身是 FUB，在一九四〇年創立，到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它的名字就改為 CUB 了。改組過來的 CUB，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全，最顯著的是它的章程已經能夠更加符合波利維亞學生運動的需求。

CUB 的最高機構為執行委員會，通常是每隔兩年集會一次。日常的事務則由常務委員會經手處理。常務委員會包括一名秘書，和七名由執委會選出的職員。再者，CUB 還成立一個位于執委會和常委會之間的機構，全國議會 (National Council)。這個議會由七間大學的主席和常委會聯合組成。

目前，CUB 的兩個主要任務是：解

決波利維亞學生的經濟困難和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一般來說，波利維亞的每間大學和極大部份的大學生都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困難。比如：在聖·安多士的醫學院，就只能供廿架顯微鏡給兩百名大學生使用。另一種情形則是，在首都拉·柏士，甚至沒有宿舍的設備，來容納外地前來就讀的學生。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問題，正如經濟的問題一樣，急待需要解決。這種改革將加強大學跟國家社會的聯系，同時促使大學教育必須為全國人民服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CUB 所採取的方法是，成立一個由各大學學生和專家聯合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各種情況和尋求解決的辦法。

其實，CUB 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僅限於上面所說的兩項。它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學生關係等等問題。有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足以說明 CUB 的政治敏銳性。在本年六月間，美國駐波利維亞的一位外交官，在其本國的「時間週報」發表談話，認為波利維亞沒有存在的必要，它應該取消，土地由鄰近的四國平均瓜分。這種狂妄的論調即刻引起了全波利維亞人民的反對，一連串的反美示威運動，不斷地在美國大使館門前展開。CUB 相當了重要的角色，從頭到尾都是反美鬥爭的直接參與

者。

過去數年中，CUB 曾組織了一個工作營。這個營的成員總共只有廿名。他們乘假期之便，深入全國各個鄉村，小鎮，跟人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教不識字的窮人讀書，識字。在去年，就有一隊由十五人組成的工作營到瓦大鄉村去，他們跟那兒的農民一起耕作，幫助他們修補房子。

在國際學生關係上，CUB 是 IUS 的正式會員，不過，它也偶而參加 ISC 所組織的活動。最近在 CUB 的執委會上會一致通過一條議決案：致力於促進學生運動的團結。它希望加強與世界各國學生的聯繫與合作。

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中，烏拉圭可以說是一個小國。這個國家只有一間大學，烏拉圭大學，大約有一萬又二千名學生。烏拉圭大學的最高領導機構是烏拉圭大學學生聯合會。(FEUU)。這個學生會的組織，是以執行委員會作為它的最高權力機關；執委會沒有定期開會，只有在發生了特別事件的時候，才聚集在一起。日常的事務，和一般的政策，是由聯合議會 (Federal Council) 來處理和制定的。聯合議會由每院選出二名代表組成。此外，FEUU 還設立一個秘書處，其中包括秘書長一名，秘書八名，和二名行政人員，其中的

一位負責出版，另一位負責福利的工作。

FEUU 活動的範圍很廣。它認為學生運動必須符合國家社會的發展，和服務於廣大的人民羣衆。因此，FEUU 一向來就為維護民主的尊嚴，提高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反抗帝國主義軍事協定而奮鬥。在其本國內，FEUU 就與社會上各種民主運動發生關係，特別是與工人運動發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是它在社會關係上非常顯著特出的地方。在團結學生界的基本任務上，FEUU 除了加緊搞好本身成員的團結以外，還着重加強與中學生的團結工作。正如波利維亞全國學生聯合會一樣，FEUU 也致力于校政的改革，使到大學在教學內容方面，能夠順應着社會的發展，符合社會的要求。

在 FEUU 還沒有成立以前，烏拉圭的學生就已經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來爭取他們本身的權益。早在一八九三年，就有一個學生協會，為全學爭取到了在大學行政組織上的應有地位。接着，在一九〇九年，法學院和醫學院的學生就有了中心的組織。緊隨着烏拉圭大學的發展，烏拉圭大學學生的組織就越來越壯大，健全。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之間，當烏拉圭當局通過烏拉圭大學 (下文轉入第十版)

旅

泰

雜

談

古語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古代讀書人的理想，他們已經認識了一個讀書人如要讀得更好，不但要吸取書本上所記載的前人的知識，也要多到各處去走走，多觀察，補充書本的不足。一個現代的讀書人，也應該多去旅行，增廣見聞，對於自己的學習將會有所幫助。而作為一個讀歷史和地理的學生來說，他們更應該多實地觀察、研究、收集資料。

由于這種原因，史地系四年級的同學經過長期的籌備，克服了不少困難，確定以泰國作為我們考察的目標，才把旅泰考察團組織起來，團員有二十人，加上領隊章熙林教授共有廿一人。我們在一月十三日出發，到二月九日回返星洲，前後共費時廿七日，旅途上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車，短途行程才利用巴士車。全部行程超過七千公里，走遍泰國的四

盛時，他們已移入，到了十一世紀時有了更多的泰人散佈在泰國，他們建立若干小邦，到十三世紀時，勢力漸盛，把蒙古人的勢力加以消滅，建立泰族第一個王朝——速古台王國。它建國一百年左右即為大城王國的創立者烏銅王所敗，大城王國傳到十六世紀時，緬甸攻陷國都大城，史稱大城前朝，大城淪為屬國十五年後又被光復，于是大城後朝開始，到十八世紀中葉，由于時有內亂，王國逐漸腐朽，于一七六七年大城又為緬甸攻破，建國四百一十七年之大城王朝終於成為泰國歷史上的光輝的一頁。這時羣雄並立，其中以華裔鄭昭為最強，他攻克大城，把緬兵逐出泰國，由于大城受到浩劫，于是遷都吞武里，人稱為鄭王朝。他雄才大略，統一泰國，並把疆土大為擴展，然而不幸得很，終為部下所殺，在位共十四年。他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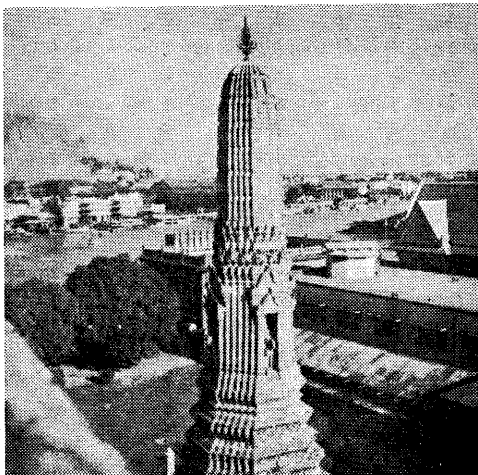
相當高度的文化，這和我們的馬來亞比較起來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今天，泰國的藝術和文化，主要表現在佛廟的建築和佛像的彫塑上。佛廟建築得很是堂皇宏麗，畫棟雕樑，建築物的式樣很是別緻，富于民族風格，代表性的建築物就是曼谷泰王御用的玉佛寺。在佛像的彫塑上，真可說是形形色色，種類繁多，各種形態，大小不一。有百餘呎的臥佛，也有百數十呎高聳天空的大佛像，有的大佛全身是金製的。從這裡我們不由的不讚嘆泰國的藝人，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勞力，用雙手建築了美麗的廟宇和彫塑了精後的佛像，他們雖然已經長眠了，然而他們的成績是不會使人遺忘的。

泰國的文化有這樣的水準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它能兼收並蓄，正如大海之不擇細流。泰國把蒙古族和泰族的文化揉合在一起，又吸收了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以及西洋文化，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我們的國家馬來亞，在它建國的過程中，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馬來亞有着華、巫、印三大民族，這三大民族都有它自己本身的文化源流，在目前，要如何把這三大民族的文化形成為單元的馬來亞文化是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但歷史已經教訓了我們，要使一國的文化燦爛光輝，是應該吸收各種的文化，融于一爐，而並不是只讓一種文化單獨的發展。

各民族和睦共處

泰國的民族雖然相當多，除了有泰人、馬來人、蒙古族人、羅緬人、傣黑人、苗人、傣人，此外還有人數相當多的華人，其中泰人佔人口的大部分。泰人以人口的衆多，加以政治上的措施，使到各族的人都幾乎泰化，泰語和泰文通行全國，許多的中國人和馬來人都不會講普通話和馬來話。在教育上，政府強制學校教授泰文。華校只准開辦到初小

→ 湄南河畔的鄭王塔



四年級，然而就是在這有浪的四年中，也不能用全部的時間教授華文，在每週的三十節中，只能教授華文十節，其餘時間教授泰文。這和其他民族比較起來已是幸運的了。在曼谷的馬來人在回教堂旁邊雖開設有學校，但他們是不准教授馬來文而只能教泰文，在學校裡讀書的馬來小孩都不會講馬來話。另一個泰化的原因就是種族通婚，而最明顯的表現在泰人和華人的通婚。許多的華人喜歡娶泰人為妻，所生的子女不會華語，生活也泰化了。因此到了今天，各民族的血統都混雜在一起，無所謂純粹的種族。正由于血統的混雜，語言的統一，大家都友善的雜居在一起，和睦共處，也就無所謂種族問題的存在。

泰國國內的商業，一般都操

沿戶化緣，向人們討得食物拿回去吃，一過中午就不能進食。宗教在泰國人的生活中佔很重要的部分，他們深受其影響，在日常生活中處處表現出來。例如一般的人民在經過著名廟宇或在途中看見神像時就合十禮拜，甚至巴士車駕駛員在駕着車時也是如此。泰國人從出生、出家、結婚到喪葬這四個人生過程都要舉行宗教儀式，在這方面需要花相當多的錢。由于泰國人花費在宗教上的錢很多，這種浪費對泰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妨礙。同時也由于他們的迷信，處處受到宗教的束縛，使他們保守性很強，不易使泰國有較高度的發展。

阡陌縱橫靠天吃飯

泰國以農立國，農民佔全國



↑ 柯叻披邁石宮的斷橋廢墟

在華人的手裡。不論在大都市或小城市都如此，在泰國最大都市的曼谷，街道或兩旁很多商店都寫上泰文和華文的招牌，這些商店都是華人開的。就是在小城市，華人的商店也是林立，雖然政府對某些商業實行泰文，禁止華人開設，然而華人在商業上的勢力還是沒法消除。這是由于華人本身有着優越的條件。

宗教氣氛濃厚

泰國全國寺廟有一萬八千所，僧侶約有十四萬人，泰國人所花在寺廟和佛像上的金錢不知凡幾，因此有人說：泰國除寺院外空無一物。當然是太過份了，不過從這句話中也可看出一斑。泰人同時也要供養十多萬的僧侶，他們每天清早，就托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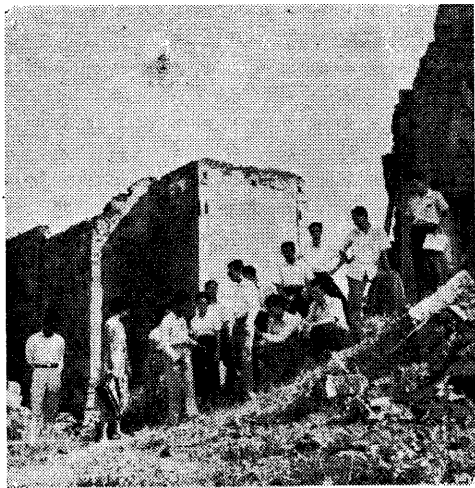
人口的大部分，土質相當肥沃，平原廣大，最重要者是中部大平原，由西部之達府起一直向東延長，經靈彭世洛而到碧差政府，南至佛丕海濱，面積約有五萬平方公里，這廣大的地區是泰國的穀倉。然而由于雨量不足，每年只能收成一次。泰國氣候有三類型：

- (一) 寒季：十一月至二月
- (二) 熱季：三月至六月
- (三) 雨季：七月至十月

農作物和氣候有密切的關係，泰國的農民一般上在五六月撒種，等到稻成熟了雨季已過半，不能一年種兩造。就是每年一造也並不是一定有好收成。泰國的年雨量平均為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厘，而據統計，稻田需要一千八百公厘的雨量才足夠，于是泰國的稻田幾乎都要依靠灌溉。泰國的農民可以說是靠天吃飯，他們安于現狀，不想改進耕作方法，而政府也不夠積極去發展灌溉工程，推廣優良穀種與介紹先進的耕種方法。要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還要等待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 子 明 ·

→ 華富里的吉寶社神寺



個自然區域，即南泰、中泰、呵叻高原，北泰，南至宋卡，北抵清邁，西迄達府，東達呵叻。泰國的主要城市和重要地區都已到過，參觀了泰國的許多著名古城，名勝古蹟，名利古廟，文教機構，對泰國的歷史、民情、文化，自然景觀都有了一般性的認識，尤其是對於泰國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印象。

泰國歷史簡介

散佈在泰國境內的民族相當多，主要的民族是泰族，此外有馬來人、吉蔑人、蒙人、羅緬人、以及黑人等，傣黑人可能是泰國的原住民，在數千年前，蒙古族人逐漸進入，將傣黑人逐入山林，蒙古族人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生根、茁長，消滅羅緬人所建立的王國，如泰國最早建立起來的墮羅鉢底帝國，而創立歷史上輝煌的王國——暹國和羅緬國。于是在泰國的土地上稱雄一時，泰族原來居住的地區是在中國西南部，在蒙古族人于泰國開始強

六世紀所建立的墮羅鉢底帝國當作是泰國歷史的一部分，則泰國的歷史至少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它的歷史當然不能和文化古國比較，但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也不算短。

從泰國的文化說起

泰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很自然的，它的文化是揉合了各民族的文化而形成的，而追溯它的文化源流則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泰國古文化主要的是吉蔑族的文化，而吉蔑族是受印度文化的薰陶。同時，中國的文化也給予泰國的深遠的影响，這主要是通過雙方使者的不斷往來以及華人的大量移居泰國而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泰國，到了十七世紀，西方的勢力侵入泰國，泰國也吸收了西洋的文化。我們在泰國所能看見的文化主要表現在建築物上，而建築物大都是廟宇和宮殿，雖然許多的建築物由于風吹雨打或者戰爭的關係而成為廢墟，但從這裡也不難窺見泰國到底是有着

論改革南大的是是非非

■ 章尚風 ■

——評石磊君「全面改革南洋大學」一文——

南大檢委會報告書發表之後，石磊君站在執政黨的立場，在該黨週刊卅一期發表了題為「全面改革南洋大學」的文章，對政府改革南大的意圖和政策，作了深入詳盡的分析。本來，向民衆解釋政府的政策，使人民了解政府的政策，以便在公衆的合作支持之下，把南大辦得更好，這都是值得支持擁護和頌揚的做法。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石磊君的長篇大論裏有許多地方是含混不明，語焉不詳的，看了仍然使人感到是非難斷，曲直難分，所以，從關懷愛護南大的前途出發，對這些含混不明之處來一番探討，弄清是非曲直，應該不是件壞事吧？

一、合併乎？合作乎？

執政黨的競選諾言指出：「必需採取步驟，鼓勵南大和馬大進一步密切合作」。李總理在南大演說時曾指出：解決南大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和馬大合併。檢委會報告書主張兩間大學「緊密聯系」，其中的二位委員却主張「早日合併」。到底是合作呢還是合併？石磊君給我們的答案是模稜兩可的。他說中國就有過大學合併的事實，看來似乎他是擁護兩間大學合併的。但是，他不知是爲了有所顧忌呢？還是搞不清政府的政策，所以接下來他又說：「何況，我們的主張還不一定是合併……」。但是，在談到南大的前途時，他又重申：「南大和馬大的合作是迫切需要的，但南大和馬大的合併問題在目前却存在」（該刊後已增一「不」字。）這是什麼話？到底是合作呢還是合併？我們找不到肯定的答案，但是，在原則問題上的含混不清是有害的。正由於這個問題關係到南大改革後的前途，我們就非得先把它弄清楚不可。

爲什麼兩間大學要合併（或合作）呢？據說是爲了省錢，因爲「維持兩間大學可能會使新加坡政府的財源達到無法維持的境地」。其實，按照常識來判斷，這不可能是唯一的理由。如果說負擔兩間大學在經費上會有困難，那麼，合併後是否負擔就自然減輕了呢？除非是合併後的大學在招收學生，聘請教授以及建築設備方面來一個精簡緊縮，要不然，如果學生、教授的數量和教學設備方面不僅要維持兩間大學現有的水平，而且還要擴大之，所謂一間大學花錢就很少的說法就是靠不住的。何況除了合併之外，真的就找不到解決經濟困難的辦法麼？根據理財的常識，要充裕經費就得想辦法「開源節流」。所謂開源就是鼓勵民間捐助，爲了使落後的我國國民教育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條民間熱忱捐助辦學的路子千萬不能輕易斷掉。實踐已經證明：國民教育的一切担子都要由政府來挑是不可能的；所謂「節流」，政府就得打一下算盤，看看過去花在高教育的錢是不是做到量入爲出，做到花最少的錢栽培大量的人材？許多人都說馬大是貴族學校，政府對馬大的津貼可說是國際水準的，但是，我們畢竟是小邦之國，老百姓都很窮，如果要在經費上跟英美的大學比賽，那

就是不現實的。所以節省一切不必要的浪費，使每一分錢都花得有價值，是我們在解決高等教育經費時所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不先在開源節流上精打細算，而企圖一勞永逸地以「合併」來解決問題，這樣做大概會不大現實吧？

既然主張合併（或合作）主要不在於經濟問題，那麼，問題的核心在那裏呢？這一點，我們看不到石磊君有什麼明確的表示。不過，如果我們細心地研讀一下檢委會報告書，或者耐心地讀一下石磊君對馬來亞化的南洋大學的闡述，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所謂緊密合作就是要南大向馬大看齊，要南大跟馬大跑，要南大併入馬大，一句話：要南洋大學馬大化，也就是英文化。

我們的這種說法決不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的捏造，也不是聳動視聽，別有用心地的誹謗。我們的說法完全是有根有據的。

根據在那裏呢？請看看檢委會報告書第四節：「南大該能發展成爲一所讓來自馬來亞各種中等學校的學生均能有機會受教育的『大學』」。第廿三節：「語文的困難毋需成爲限制徵聘教師的條件，而南大應從其他來源中去尋求它的教師」。第廿九節：「解決問題的關鍵，全靠提高入學時的英文程度」。第四十二節：「南大的宗旨應使來自中等學校各源流的學生都可能進入南大受教育。只有這樣，南大才能完成真正馬來亞化的大學的使命」。

檢委會提出的上述意見，據石磊君說：「是值得重視的，因爲根據這些意見，將來的南大就不再是純粹收容華校高中畢業生的一所大學」。

是值得重視的啊！難道還有什麼比得上南大變質這樣嚴重的問題不值得重視麼？

所謂南大不再純粹收容華校高中畢業生，指的是不是華校中學畢業生提高了他們的華文程度因而能夠進入南大攻讀，還是指的是華校高中畢業生要學高其英文程度才能攻讀南大？據我們的了解，檢委會和石磊君當然指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也就是說：第一，要「改革」南大，要南大辦得像馬大那樣，以便適應英校學生的要求，讓英校的學生能讀南大。第二，要華校學生提高英文程度，以便將來讀南大沒有困難（？）。

如果我們的推論是沒有錯的話，那麼，南大的教學媒介語以後就不再是華語而是英語。因爲：（一）爲了適應非華校學生。（二）師資來源不再依賴懂得華語者。（三）課本英化。

所以，問題是很明顯的。南大和馬大合作或合併，不外就是要南大馬大化，也就是南大英文化。這就是整個問題的實質。

石磊君拿「中國大陸解放後曾經進行過大學合併計劃」來證明此時此地的大學合併也是正確的。這正是以形式上看合併的結果，恰恰掩蓋了問題的本質。應該指出：中國的大學合併是同性質同語文學校的合併，我們這裏講的是不同性質不同語文學校的合併。中國大學合併的結果其質不變而其語文也仍舊如

一，但是我們這裏所說的合併，其結果却是其質既變而兩種語文卻剩下一種語文——英文。拿不同性質的東西比較是必然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來的。

石磊君企圖以中國大學合併的例子來證明「南大和馬大的合作並不是誰消滅了誰，更沒有賓主輕重之分，而是兩者相輔相成，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其用意雖出于至善，惟惜抓不到問題的關鍵所在，所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試問事事都要向馬大看齊，既使用英語媒介以適應英校學生的要求，又要華校學生提高英文程度以便讀南大不致發生語文上的困難，所謂「合作」既然是如此這般，所謂「相輔相成」，「無賓主之分」，就不知是何所指與何所云了。這些疑難正是我們懇切希望石磊君能夠自圓其說，以便消釋羣疑的。

二、所謂「馬來亞化」的南洋大學

南大必須全面改革，要跟馬大合併或合作，據說是爲了南大還沒有馬來亞化。

什麼是馬來亞化？怎樣才是具備馬來亞意識？這的確是個微妙的問題，可惜的是石磊君沒有對這些問題作透徹的分析。他只告訴我們說：南大所定的假期和南大學生到台灣去旅行就是非馬來亞化的。那麼就讓我們從這兩點談起吧。

根據華族民間習俗的節日來規定學校假期，據說會造成「有了偏重於中國習俗的觀念，跟着也就難免發生了要把這種習俗在此推行的意念……明顯却是錯誤的意念，因爲它會慢慢在我們和當地兄弟民族之間形成了一道隔離的藩籬」。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不是。因爲，第一：所謂華族的民間習俗本來就是流傳在民間的東西。像清明掃墓，端陽吃粽，中秋賞月……，它們既然是客觀存在，已經成爲華族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就無所謂「發生了要把這種中國習俗在此推行的意念。」我實在很懷疑石磊君是反對清明掃墓，端陽吃粽，和中秋賞月的。是不是清明掃墓，吃吃粽子和中秋賞月就是非馬來亞化？就是推行中國意識？就是有大漢沙文主義的嫌疑呢？第二：某個民族根據民間習俗規定假日是它應有的權利，正如回教學生要開齋節，基督徒要過聖誕節一樣，根本就和甚麼造成民族隔閡的藩籬風馬牛不相及。第三，所謂「遇到馬來人或印度人的佳節，我們應該休假，應該抱着和兄弟民族同樣歡慶的心情，共同去和兄弟民族歡渡佳節才好。」這是機械的了解民族的團洽。各民族有各自的習俗和佳節，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或人們又有各自不同的節日，只要我們真正做到各自互相尊重對方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各民族間就能做到友愛相處。不一定要做到共同慶祝（除非是全國性與全民性的節日），因爲機械去做的結果，恐怕還會引起出於宗教習俗的不同而帶來的一些麻煩哩！在假日問題上怪南大「我行我素」，未免是小題大作。

如果說這樣做是「陷自己於孤立的絕境」，那就更加危言聳聽，太言過其實了！我們不禁要問：慶祝民俗佳節就是非馬來亞化就？就妨礙各民族友好相處嗎？如果華人五十年後還是清明掃墓，中秋賞月，就不能稱爲馬來亞人嗎？

談到由於一些學生到台灣觀光，因而証明南大沒有馬來亞化的說法也是論據薄弱的。一些人要到台灣觀光，政府基於政治上的理由不喜歡他們去，這在基本上是一個政治觀點上的問題；而且對南大來說，也是幾個人的問題。把這樣的問題誇大爲南大是非馬來亞化的，同樣是犯了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的毛病，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試問：如果本邦公民到英國或澳洲去留學、觀光或渡假，並不發生非馬來亞意識的問題，爲甚麼到中國地方觀光一下，就會構成非馬來亞意識，不効忠本邦之罪嫌呢？其實，効忠不効忠，有沒有馬來亞意識，是不能根據一個人到甚麼地方去旅行遊玩來判斷的，這是常識上問題，我想是用不着多所說明的。

既然石磊君指責的南大非馬來亞化的理由不能成立，那麼，所謂「馬來亞化的南大」又應該是怎樣子的呢？南大要怎樣子才算是馬來亞化呢？對於這樣重要和關鍵性的問題，石磊君却避免作正面的回答。他只籠統地告訴我們：「一間大學的馬來亞意識也就是一間大學的馬來亞化」；又說：「將來的南大就不再是純粹收容華校高中畢業的一所大學。」所謂馬來亞化者也，就是如此而已。

甚麼是馬來亞意識？據我們的理解：凡是把馬來亞當作自己的國家，熱愛馬來亞，効忠馬來亞，在日常生活上反映出他跟馬來亞人民的息息相關和不可分割的聯系的，就是馬來亞人，就是有馬來亞意識。意識是一種精神狀態，馬來亞意識的物質基礎就是馬來亞的現實生活。我們當然不能說一個旅居馬來亞的外國人會有馬來亞意識，但是決不能說在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沒有馬來亞意識。不管他使用甚麼語言，他的文化的源流是甚麼，他所反映的、表達的都不能不是馬來亞意識的東西。

甚麼是馬來亞意識的試金石呢？愛國心理，與祖國共存亡的英勇行爲就是考驗一個人是否真正有馬來亞意識的時刻，同時也是檢驗他的所謂馬來亞意識是好是壞的時刻。當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時候跑到外國去享樂的人，或者是和敵人合作欺壓本國百姓的人，都沒有資格說他是具有馬來亞意識的。相反的，熱心公益，贊助民族教育事業，作育英才以爲馬來亞建國之需的行爲，就是一種馬來亞意識的具體表現。在今天來說，反殖民主義的人，要求默迪卡的人就是有馬來亞意識的；相反的，親殖民主義的人，反對默迪卡的人，就是非馬來亞意識的。道理簡單得很，難道還用得作甚麼說明麼？如果我們不把馬來亞意識當作變幻莫測的怪物，而是可以通過一個人的行爲來鑑定和判斷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應該肯定的說，南大不是一間

〔下文轉入第六版〕

關於南大圖書館的藏書

魯達

大學所應負的任務，是在指導學術研究，為國家造就專門人材。大學裡的學術研究場所，不僅只限課室講堂；真正的學術研究中心，乃是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是大學靈魂」這一句話，充分顯示出大學圖書館的重要性。

南大圖書館成立至今已達四年，由於客觀上大學本身是在重重障礙之下創設起來的，經費缺乏，一切因簡就陋，以致影響到圖書館的發展。目前館內藏書，中文六萬零一百零七本，馬來文三百四十九本，西文二萬五千三百零九本，總數共十萬零三百三十六本。四年間的發展，能有如此規模，還算差強人意。然而，「隨着大學的增加和研究廣度深度的遞進，圖書不足日感壓迫，大力擴充圖書館是目前的當務之急。」（南大學生會：我們對南大評議會報告書和南大前途的看法）。

擴充圖書館是現階段南大同學的迫切需求。圖書館的擴充不應只是注重表面形式的鋪張，以

裝訂室及顯影室的設立而引為滿足。擴充圖書館的首要步驟，就是在質與量各方面，儘速豐富館內的藏書。

現代圖書館的特性，已不同於昔日的保存經典圖籍，專供少數人「御用」的機構，而是利用種種方法激勵引導讀者充分利用館內的藏書。現代的圖書館是流通的，是應用的；圖書館的藏書，是以讀者的需求為目標。圖書館的功用不僅供給讀者的需求，而且也居於學術研究的領導地位。館內藏書固然需要力求豐富，但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所有藏書，必須適合讀者的需要。在一間作為學術研究中心的大學圖書館，學術的自由研究必須受到尊重。大量搜購各種學派思想的著作，以供讀者自由研究的需求，更是大學圖書館必須維護的權利。

如果要豐富南大圖書館的藏書，了解一下圖書館現藏圖書的情況是必要的。根據南大圖書館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報告，現藏中文圖書：總數佔了四萬餘冊，流通出借的僅萬餘本；流通英文圖書則二萬餘冊。換句話說，在十萬本的藏書中，供流通出借的約四萬餘本。這些流通的圖書，根據下面統計數字的顯示，我們發覺各院系所亟切需要的有關參考圖書資料，少得厲害；而中文圖書不論在種數與本數方面，更是望其項背。

種類	英 文		中 文	
	種 數	冊 數	種 數	冊 數
物 理	588	1027	137	296
化 學	547	1156	120	273
經 濟	830	1808	235	489
政 治	356	547	217	369
商 學	823	1565	69	95
統計學	83	163	27	48
教 育	424	595	158	390
史 地	959	1529	587	1599

由於直接與學科研究有關圖書的缺乏，尤其缺乏經、政、理、化方面的參考書，引不起同學上圖書館去的興趣，因此圖書館的功用，一變而成測驗考試時的溫習自修室；這種現象單從圖書館在考試期間的突告熱鬧的情形即可明顯地看出來。平日同學要借閱圖書，適合參考的中文書幾乎沒有，既使市面上輕易可買得的，館內亦難找到。找英文圖書嗎，即使有書，也因同學閱讀能力的限制，不無困難。中文線裝圖書，借閱者很少，而且至今尚無適當的閱覽室。由於上述原因，同學唯有自己購買中文書籍，無形中加重經濟上的負擔。最近政府發表的南洋大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就是根據圖書館主任所編借書統計，作出如下的結論：「英文部門的需求真是迫切，……則我們不難看清學生對英文書籍有着更大的喜好。」其實，這樣的結論事實上似欠公平。

「南大學生多來自華校，對英文書籍之閱讀不無困難，因而，書籍之採購，絕不應偏重英文，而應以最大之努力，滿足南大學生對中文書籍之鉅大與急切之需求。」（南大學生會一九五八年致圖書館委員會意見書）關於這個事實，七人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也曾提出：「我們發覺第一年甚至以後的幾年級的一般英文水準尚不足夠，以致大多數學生不會具有容易瞭解標準課本及參考資料的能力。」這段話有否別的用意，暫且不談，但一般上出身華校學生的英文程度不夠「水準」，則是事實，因此，他們更加迫切需要從中文圖書方面尋找參考資料。

大學應該是自由研究的中心，而學術研究則是不應僅僅局限於某一種語言。其實，語言不過是一種工具，應用你最熟諳的語言工具去從事學術的研究，方能

結束關於藝術問題爭論的簡要聲明

自從林振中的「論藝術的創作」一文在大學論壇發表了以後，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熱烈的爭論，誠屬一可喜的現象。參加這次的爭論諸君在大學論壇上發表的文章有章幼文的「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于田的「關於藝術的創作問題」，林振中的「創作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章幼文的「再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陳雪鳳的「再談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張瑞揚的「漫談漫畫及其他」，見仁見智，各有各的見解。

我們決定：有關這次藝術問題的爭論就此結束，不再登載與這次藝術問題爭論有關的文章，也不打算作總結，誰是誰非由讀者自己去判斷，讓事實本身去証明。

我們有必要在這裡聲明一下的是：對這次爭論的文章我們都照原文登載，這是為了照顧作者的文章的完整性，以求真實地反映和表達該作者的思想全貌和觀點。

最後，謝謝各位參加這次爭論的朋友！——編輯部——

事半功倍，方是上策。圖書館既是以供應讀者的需求為其服務的目標，購置圖書時，必須配合實際需要，不應有偏袒的現象。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隨着南大學生的增加，圖書館所藏圖書的不能配合實際需要，豐富館內藏書，已成為不容緩的首要工作。在這裡，我們願意就豐富藏書一點，提出我們的意見：

如何豐富圖書館的藏書？在現階段，首要步驟必須設立健全的採訪制度。過去圖書館對於購書沒有很好的計劃，單賴本地少數幾間特定書局的供應，乃是造成藏書不能配合實際需要的主要原因。本地書局原以牟利為目的，一般上均側重於社會民衆通俗讀物的供應，大學圖書館所需之學術性專書，它們是無法供給，因此設立直接的採購便有需要。圖書館主任應有縝密的通盤計劃，擬定下適當的經費預算，根據

各院系各學科的實際需要，了解本地及國外出版情形，領導採訪組進行徵集採購的工作。圖書採購不應有所偏袒，應以最小限度的錢搜集能作最大幅度利用的書籍，避免書籍的重複與浪費。本地的出版物，不宜忽略。例如當地名經濟學家翁姑·阿芝的論著，巴素博士的馬來亞華僑史中文譯本，各書局出版的叢書等等，迄今館內仍未購置，便是例証。

總之，豐富藏書乃是擴充南大圖書館的先決步驟。而圖書館的藏書當以配合教學研究需要，能作最大利用者為原則。四年來的南大圖書館在出納閱覽，編目分類各方面已有很大的進展，為了充實藏書的內容，適應學生的迫切需求，對於圖書館的擴充，希望有關當局應該給予優先的考慮。



〔本文接自第五版〕

論改革南大的是是非非

外國大學，反過來說就是：南大是一間現實的馬來亞化的大學。

儘管南大現在有許多缺點需要改革，但是第一，它是華文教育發展的自然產物，是應華校高中畢業生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這一點檢委會也承認）。其次，從民族的權利來說，沒有人能夠剝奪一個民族語文教育自由發展的權利。其三，南大的宗旨是用馬來亞人的人力物力，培養馬來亞建國的人材，現在政府吸收南大學生到公務部門服務，恰恰証明了南大宗旨是馬來亞化的。其四，南大學生的馬來亞意識——即愛國熱忱並不比其他民族語文的學生遜色，這是李總理也公開承認的事實。基於上述四點，還有甚麼理由說南大是非馬來亞的呢？

現在問題是很清楚了，原來南大的非馬來亞化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南大不能吸收英校學生攻讀，而使南大馬來亞化的辦法就是：「使南大成為各種中等學校源流的學生都有機會受教育的大學

。」這是多麼奇怪的邏輯呀！提高華校學生的英文程度，南大逐漸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以便方便英校學生到南大攻讀，使南大跟馬來亞緊密合作（或合併）就是南大的馬來亞化，否則就不馬來亞化云云。石磊君轉彎抹角講來講去講不清楚的馬來亞化的南大，原來只有一句話：南大的馬來亞化就是馬來化，也就是英校化。

我們應該公正地指出：要南大走英化的道路是違反我國的政治潮流的，同時也是違反民族教育自由發展的原則的。我國已經定巫語為國語，聯合邦已經採取措施在英校一年級起改用國語為教學媒介語，經過若干年後，高等教育（主要是馬來）的教學媒介就要改英語為巫語。在這樣的情勢底下要南大改為英文大學是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的。所謂為了要吸收英校學生到南大攻讀，因而要南大改用英文作為教學媒介的見解也是削足適履的做法。南大主要是為了要解決華校高中畢業生升學問題而創辦的

，英校的學生自然有馬大可以解決升學問題，用不着一定非要到南大來深造不可。我們只有聽說華校學生要學高英文程度才能到馬大深造的事，却從來沒有聽說英校學生要讀南大就應該提高他們的華文程度才行，這是為甚麼？這又是甚麼邏輯？

我希望那些認為華文學校不是馬來亞化的學校，以及華文學校非改為英校不可，否則就不是馬來亞化的人，他們應該把這些問題好好地想一想，採取謹慎的態度來對待這樣關係重大的事件，切切不宜以感想代替政策，用簡單的方法來對待問題，否則，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這篇文章就談兩個問題。其他的問題待下次有機會再談。

南大應不應該改革呢？肯定是應該的。但是一定非把主要的問題先弄清楚不可。這個問題就是怎樣改革？改革後會怎樣？只有這些主要的問題弄清楚了

以後，我們才來研究改革方法上的技術問題。要知道：如果舵把得不穩，方向不明確，不管你的駕駛技術多好也是沒有用的。

新政府想幫助南大提高學術水準，把南大辦得好，這種願望是值得我們高興的。新政府不像舊政府那樣撒爛污，要毅然負起財政上的責任，使南大的待遇和馬大平等，這一措施也是很合理的。毫無疑義的，新加坡人民一定擁護新政府這些合理的措施。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就是：把主要的問題弄清楚之後，在政府、董教學和全體人民的戮力同心之下，群策羣力，把南大辦得更好。至於怎樣解決主要的問題呢？這就要靠所有熱愛南大的人士團結合作，貢獻集體的智慧來解決了。



略論馬來亞的文化問題

• 蔡神針 •

特別是在今天，在馬來亞文藝現況要求下，許多關心、興趣和參與文藝活動的人們都進行過有關文化問題的探討，而且討論所採取的方式也不只一種。然而很值得惋惜，大家都始終沒有對這方面的重要問題獲得一致的、明白的結論。人們常常強調了文化領域裏的這一或那一側面，例如：文娛活動的具體步驟，或者文化淵源的歷史資料，或者文藝創作的技術等等。

這些側面的富有意義是沒有疑問的。可是大家對於我們文化的基本性質，對於馬來亞文化的各個構成部份——各民族文化的各別處境和相互間的關係這種種更重要的問題都似乎注意得很不夠。我們甚至可以驚訝地發現，那些理應對這些問題具有比較其他人們更清晰、更完整的認識及瞭解的人，却往往也只能提出很模糊、很抽象也很簡陋的看法。

這是一件使人担心的事實。假使我們不清楚地懂得所謂馬來亞文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所要建立的馬來亞新文化又是怎麼一回事，不清楚地懂得我們目前到底有沒有文化，這些現有文化和新文化有什麼不同，前者和後者之間存在着怎樣一種關係等等，那麼，我們在討論其他側面時就有陷入混亂的危險。

有人勸大家不要說空話，要拿出具體的作品來。這對得很。不過另一方面，假使這些要拿出具體作品來的作者們，在自己的腦子裏還不明白要寫的是什麼和應該怎樣去寫，而只閉着眼睛瞎寫一通的話，其結果也是創造不出什麼新文化來的。

所以，大家先來再三地討論一下有關我們整個文化活動的靈魂的問題，應該是有意義的事。

× × ×

不必說，馬來亞文化是馬來亞人的文化。假使大家已經肯定：馬來亞人指的馬來亞的華人、巫人和印人的話，那麼，說：馬來亞文化就是馬來亞這三個民族的文化之綜合品，說：建設馬來亞新文化，指的是既建設馬來亞華人的新文化，也建設馬來亞巫人的新文化，又建設馬來亞印人的新文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可是在今天，現實中的馬來亞華人（我們暫且僅以華人為例），正如馬來亞印人，由於歷史因素，是沒有自己獨立的、完全脫離中國傳統和影響的文化。他們的祖先是中國人；因而他們的現有文化實際上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枝。因此，不僅他們的生活習慣是中國式的，不僅他們手裏寫的是中國字，口裏講的是中國話，耳裏聽的是中國腔調，而且他們的各種形式的創作和活動都自然而然地帶着濃厚的中國色彩。這是必然的。這不單純因為他們喜歡，或他們故意要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他們沒有其他的做法。——這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所以，為了建立馬來亞的新文化，我們能不能要求他們和這些現有文化，這些中國傳統、中國色彩「一刀兩斷」呢？我們能不能要求他們完全停止這些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和種種形式的創作和活動呢？顯然是不能的。硬要去做，

也行不通。因為這無異於要求他們停止成為華人。華人不是孫悟空，不能一下子變成完全另外一個樣子。

不過我們這樣說，並不等於認為馬來亞華人一定要在這裏發展中國文化——那種以中國各民族特色為形式的，以效忠中國並適應今天的中國社會情況為內容的文化。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文化的形式和內容的問題。

在探討文化（這裏單指狹義的）問題時，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是不能混淆不清的。對於不熟悉這兩個概念的人，我們只能作這樣的簡單解釋：所謂文化形式，指的是進行文化活動時所運用的工具（例如：語言、文字等），方式（例如：詩歌、小說、戲劇等）和表達方法（例如：作品的體裁、結構、邏輯）等等。所謂文化內容，指的是文化活動所表現的主題、意識、思想、感情等等。一個國家的文化形式，是這個國家的各個民族經過幾百年以至幾千年的發展而逐漸累積、形成和豐富起來的；因而它有一定的穩固性，不可能有劇烈的根本的變化。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內容，則是隨着這個國家各個歷史階段的不同而不同，隨着這個國家的不同時代，不同制度、不同狀況而演進；因而它便時常有驚人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文化歷史就告訴我們，在社會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中，文化的內容就有不同的側重點；各種各樣的文藝派別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所以，要華人拋棄他們的文化形式是行不通的。但要華人運用這種傳統的文化形式來表達一種新的思想、新的情感，也就是新的文化內容，則非但可以而且必要。這就是說，我們不可以不沿用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文化形式，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用這種文化形式來表現我們自己的，和中國過去及現在都不相同的新的文化內容。馬來亞華人有自己的國家——馬來亞，而馬來亞有自己獨特的、為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背景、環境和社會狀況；這些背景、環境和社會情況就應該成為我們的新文化的內容。再具體一點說，馬來亞華人不可以不用中國的文字和語言，不可以割斷種種中國的傳統和色彩；但我們完全可以用這些文字、語言、色彩等等來為我們的國家——這個生長和培育了我們的鄉土服務，來發揮我們熱愛馬來亞和效忠馬來亞的情感和決心。——這就是馬來亞華人新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分水嶺，這也是我們今後建立馬來亞華人新文化的必經途徑。

華人的文化情形是這樣，巫人和印人的文化情形也是這樣。他們也有他們的語言、文字、色彩等文化形式，他們也可以通過這些形式來表達他們效忠馬來亞的文化內容。

所以，假使我們真要在馬來亞現有文化基礎上建立起馬來亞新文化，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這種文化應該是華人文化、巫人文化和印人文化的綜合品。這即是說，這三種民族文化的形式都應該在馬來亞有同樣的地位，同樣的自由發展權利；而它的文化內容都同樣應該以效忠馬來亞為主體。

這樣的結論正確嗎？合理嗎？讓我

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它。

× × ×

和上面相反的另一種辦法，就是不讓這三種民族文化自由發展，而由一種外國的文化來替代本國文化的辦法。這種辦法好嗎？很難說。不過我們却在整個人類的文化發展史上，找不出這麼一個先例。有的只是在遠古時代一些文明國家征服了野蠻的、尚無完整的語言文字系統的地方的例子。

例如遠在公元第一世紀，羅馬人攻佔了不列顛一帶，從而產生了羅馬語文和條頓語文混合而成的英國語文。但英國語文之所以是羅馬、條頓語文的混合產品，一方面固然因為羅馬人在克勞地鄂斯（或譯叫「革老丟」）率領下攻佔了不列顛，並維持其統治直至第五世紀之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則是因為當時的不列顛居民還是處在野蠻時代，還沒有獨立和完整的語文系統（更不必說英國文化了）。而且儘管如此，後來的英國語文還只是一種混合品，還不是單純的羅馬語文。可見，以一國的文化來取代另一國文化的辦法，即使遠在二千年以前也行不通，更不必說世界文明已發達到將近足以使人類遊歷太空的今天了。何況我們馬來亞人既不是野蠻民族，又不是沒有自己的文化。

那麼這種取代的辦法在什麼情形下可以行得通呢？假使說馬來亞人不是三種民族的綜合品，而只是某一民族的分枝，這種辦法就行得通。或者說，假使我們決心要消滅馬來亞全部現有的文化基礎，而在這些廢墟上重建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這種辦法就行得通。只是在人類文化的發展歷史上，我們只見過尊重 and 發展一國內的各種民族成份，尊重和培育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使得這一國內的文化具有豐富的、多采多姿的形式和內容的做法；沒有見過一種可稱為民主的，但卻偏袒某一特殊民族及其文化而壓抑或毀滅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做法。

再進一步。我們看，一國的文化既然是幾百年幾千年發展成功的，那麼，它和這一國人民的許許多多精神生活上和物質生活上的特點，都有血肉一樣的不可能分割的聯繫。這樣，一國人民對於其他國家的文化就不是這樣容易理解和接受了。這樣，把一國文化拿到另一國來推行，就要考慮到後者的人民是否樂意接受。例如就只在馬來亞，有些時候華人對他族人民的表演等也不太感到興趣，就是一件不太令人放心的事。

在這裏，說華族有偏見是不公平的。這主要還是各族文化存在着不同特點的緣故。難道說其他民族人民就一定對華族的表演等感到特別興趣，並每次都給以熱烈的鼓掌嗎？所以，即使在本國範圍內我們也還需要化一大筆心血去長期地、耐心地研究。看要怎樣互相溝通和融洽彼此間的特點，怎樣互相參照和紹介彼此間的文化，怎樣在促進相互的了解和友誼上來達到互相學習、觀摩和影響的目的了，那麼，取代的辦法還需多費口舌嗎？

× × ×

這裏似乎還有闡析一下什麼是沙文主義的必要。我們常在報上看到這個名

詞，但卻不見得每個用者都很清楚它的含義。

其實所謂沙文主義，通常是指一國內的民族歧視毛病而說的。許多國家都由好幾個民族所組成，假使其中一個比較佔優勢的民族（無論是政治上或經濟上或社會上佔優勢的民族）對其他民族不是採取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態度，而是採取一種欺壓的、輕視的或排擠的態度的話，那就是沙文主義。換句話說，任何民族如果要造成或維護自己的特權，並以自己的優勢來壓迫其他民族，就是沙文主義。因此沙文主義不是單只適用於某一民族，而是適用於任何民族的，只要它有這種表現。

以「大漢沙文主義」為例。所謂大漢沙文主義指的就是中國國內的民族壓迫。在過去的中國，佔統治地位的多數是漢族人；他們常常要強調自己應有特權，處處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歧視和欺侮滿族、蒙族、回族等中國人。因而人們就叫這些漢人為大漢沙文主義者。因此我們就不能用這一詞來泛指有民族偏見的中國人，因為漢族不是中國的唯一民族。

再從另一個場合着眼。比方表演，怎樣才算是大漢沙文主義呢？就是凡有節目一定要以表現漢族為主的：英雄和主要人物穿的是漢人的衣，說的是漢人話，住的是漢人屋，跳的是漢人舞等等。但假使節目中也有表現中國其他民族的，好像也跳新疆民族舞，跳維吾爾舞，跳阿細跳月等，這就不能說是大漢沙文主義了，因為表現的不單純是漢族的，而是各民族的東西。

再從第三個場合着眼，比方觀衆。有着大漢沙文主義偏見的觀衆就會只對漢族東西有興趣，而對其他無論任何民族的東西都一概表示敵意和抵制，甚至還有喝倒彩、排斥、反對之類的行為。但假使只是不太熱烈，就不一定是有偏見了，因為還有另一個可能：不了解。倘因為不了解，欣賞不來而被說成是沙文主義就未免太冤枉。

所以，所謂沙文主義指的正是民族歧視；因而不光是甚麼民族，不管這民族處在世界的那一個角落，也不管它是白的、黃的、黑的、棕的，只要它在任何場所堅持本民族的特權，堅持其他民族必須對它表示服從或被它所支配，那麼，它就是沙文主義者。

× × ×

把上面所說的歸納起來，結論是很清楚的：

馬來亞新文化必須是在馬來亞三個民族的現有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文化。馬來亞新文化必須是馬來亞三個民族以各自的語文、傳統、色彩為其形式，而以效忠馬來亞的共同觀念為其內容的一種文化。要真正地建立馬來亞新文化，就必須讓這三個民族的文化形式在完全平等的、自由的條件下發展起來；就必須揚棄以另一國的文化來取代這三個民族原有文化的、違反世界文化發展規律的想法，就必須排除一切種族的沙文主義。

只有這樣，真正的馬來亞新文化方能按步就班地、多采多姿地建立起來。

南大改革問題的關鍵在那裏？·李明仕·

（上接第一版）
府表示它對兩間大學一視同仁的公正態度吧。

但，請看實際上是怎樣一回事：「馬大打開大門」者，說的是各非英文教育源流學生，都必須提高英文程度，以便進入馬大。

「南大打開大門」者，說的可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說的是南大必須提高英文程度，以適合英文教育源流學生入學。而非英文教育源流學生，則必須像他們要進入馬大一樣，提高英文程度，才能進入南大。

南大打開大門好，馬大打開大門好。總之，說來說去就一句話：南大提高英文程度，非英校學生提高英文程度，全面提高英文程度。

（三）魏報告書第七節，引用南大圖書館的一項統計數字，斷定說：「……我們不難看清學生對英文書籍有着更大的喜好」。

事實剛剛相反。學生少到圖書館借閱中文書籍，並非說明他們「更喜中文書」，而說明了南大圖書館的中文書不充足。因為，大部份學生都自己擁有一些中文參考書。學生想借的，圖書沒有；而有的，學生們自己有了。學生們對中文參考書的需求，是非常殷切的。不信可以向一般學生們問問。再不信，可以到各書店去了解了解。

我想，各位有名望的學問家們，應該不致於是在替英化南大找尋事實根據吧。

但像他們這樣有精深修養的專家，怎樣會看到一個片面的統計數字，就抓住這一點，特意在報告上寫下一個不符合客觀事實的結論呢？

（四）華文教育是本邦國家教育源流之一。南大自然也屬於這一源流。但人們卻不時會聽到一些，南大「不馬來亞化」，南大是「海外華人的文化堡壘」，以及什麼什麼沙文主義的流言。可是「屬於英文教育原流的馬大」，不但沒有被看作「遠東英國文化的堡壘」，沒有被叫做什麼什麼沙文主義等等；相反，却一直被當作「馬來亞化」的典範。不論是報告書也好，政府的聲明也好，都一律地要南大跟馬大一樣「馬來亞化」。

既然為國家教育源流之一，為什麼會有「馬來亞化」與「不馬來亞化」之分？

如果要以各民族學生一道上課的形式，作為評定「馬來亞化」的標準，那麼，除了英文之外，我國其他一切教育原流都不馬來亞化。這樣，當人們說到「教育要馬來亞化」時，豈不是要全部英文文化麼？

如果南大真的是「提高英文程度」，逐步英文，則其結果將嚴重影響我國華文教育原流的發

展。英化高等教育，就直接地把非英文教育限於中學階段。隨後，由於方便升學之利益，由於各科華文師資的逐漸缺乏，非英文中學難道還能不逐漸「提高英文程度」嗎？接着，小學當然也逃不了這種厄運。這一發展趨勢，將如物之下墜，水向低流，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英文教育在我國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進一步得到鞏固與擴大，則又似將成為定局矣！

不錯，教育部長在政策聲明中肯定地說：「這兩間大學（馬大與南大）的教育媒介語，將保留目前的狀況」。

這又是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另一項平等、民主的決定。

不過，這個問題主要是關係到南大，它與馬大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從來就沒有任何跡象，說明馬大的教學媒介語會有所改變。

至於對南洋大學來說，真正要把「教學媒介語保留目前的狀況」，就還有待於政府大力的幫助和照顧。

首先，為使南大的「教學媒介語保留目前的狀況」，而又能「打開大門容納各源流教育學生」，有必要實行一種計劃，使非華文源流教育學生提高華文程度，以便進入南大這間華文大學（如非英校學生提高英文程度，以進入馬大這間英文大學然）。

其次，由於魏報告書第廿三、廿九節的建議，與政府使南大的「教學媒介語保留目前狀況」的決定，似乎不合。政府是否有意表明拒絕接受？

最後，為貫徹使南大的「教學媒介語保留目前狀況」的民主政策，政府有必要幫助南大解決一些困難。第一、設法方便並幫助南大由外國聘請能運用華語的好教授。以補充本地教授人員之不足。第二、方便並幫助南大由外地獲得華文的高等教育書籍。因為目前不得不採用的一些英文課本，是不適合華文教育源流學生的需要的。

改組南大所應當注意到的第二項原則是：在不影響南大作為一間華文大學的基礎上，儘量設法增加應用巫文，而逐漸減少應用英文。

魏報告書第三十節的建議不但應加以接受，而且還應當比建議更積極、全面地來發展巫文訓練。

對於巫文的採用，目前當然會有許多困難。但由於巫語是我們國語，則不論有什麼困難，都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英化南大的方向，恐怕是與我國發展國語的原則背道而馳吧！

改組南大所應注意的第三項原則是：絕不能放棄南大勤儉辦學，為國樹人的正確方針。這即

是，在質與量並重的原則下，以最少的開支，最大數量地辦國家、社會、培育優秀人材。

先就質方面來說。人的「質」這一概念，包括許多不同的內容。如果把「熱情肯幹」、「接近人民」、「肯犧牲自己」、「不計經濟得失」、「熱愛國家，願意為它服務」等等，當做是一個大學生的「質」的主要內容，則南大學生的質，絕不會比那一間大學差。聽說，政府最近決定聘用南大畢業生，有很大因素是看重他們的這些優良品質。假如這事屬實，則可見當局的眼光遠大。

如果「質」指的是「學術水準」，那麼，這就非由「專家」們來評定不可了。最近喊「差」之聲四起，不免會使不知者以為南大一文不值。甚至一些謙虛老實的南大學生，也被弄得自卑感大發作。這實在有點不大公道。據我看，南大學生，除了英語差，吃不開之外，在他們本科，應該是不至於比他校學生差得太遠吧！實際上有些部門，馬大比南大強，但有些部門，則南大又比馬大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過，無論如何，魏報告書有關這方面的建議，必須加以重視。南大必須通過必要的改組，以提高學術水準。

以量方面來說，南大「廣開校門，大量培養」的辦學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政府對南大的資助，當然是多多益善。但如果要南大也像馬大那樣，「用多多金錢，收少少學生」的所謂「重質不重量」的搞法，那就不見得最好。

我們的國家是落後的。只有質量並重地大批培養，才有可能儘快地、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水準。

學額限制太嚴是不應該的。因為這種限制阻礙文化的迅速、普遍提高。它容易製造一些社會的特權集團。何況「重質不重量」的方法，並不一定就能真的達到「質高」的目的。

馬大的辦學方針，是由殖民統治時代定下來的。其費用之高昂，可列於世界第一流。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絕不能與先進的強大工業國相比。不知政府今後是否要讓馬大的辦學方針，繼續照殖民時代定下來的老路走？

改組南大的第四項原則是：星馬一家。南大是星馬人民共有的華文大學。任何形式的改組，都不應影響或限制聯合邦華校學生入學。

這項原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星馬原是一家。目前的隔閡是人為的，也只能是暫時的。絕不能由於改組南大，而更進一步加深了星馬的分裂。

關於聯合邦學生進入南大的問題，文化部曾經聲明，表示絕不限制。

但不知文化部的聲明，是否是取消了政府南大政策聲明中所說：「目前向新加坡以多的地區招生的政策必須重新檢討」的決定。

改組南大的第五項原則是：南大民辦大學的特點和傳統，應該加以保留。由贊助人選出的代表，應擁有法定地位，其意見應受到尊重。

這一點，我認為有其特別的意義。

辦大學，當然非專家不可。但專家也有各種各樣。有辦英文大學的專家，有辦殖民地大學的專家，也有在半殖民地辦民辦華文大學交到一些不想或不會辦華文大學的「專家」手裏，不免教人有點心寒。其他的不必細說，幾年來，南大已吃過林語堂一刀，中過白里斯葛一箭。創痕猶新，對於專家是不能不談虎色變。

目前南洋大學在組織上、財政管理上等等各個方面，都有許多缺點。魏報告書和楊教育部長聲明中所指出的，大部分都是事實。但是，如果說由於商人們的「干預」和「操縱」，而給南大帶來了一切不幸的話，那就未必盡然。

馬來亞的華文教育，事實上整個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預」和「操縱」中生存下來、成長起來的。這些人對教育的「干預」史和「操縱」史，就是馬來亞華文教育的發展史。這一點是任誰也不能否認的。不錯，許許多多的錯誤、缺點出現了。但是，與此同時，一股宏偉的華文教育源流也形成、壯大起來了。是功是過，是福是禍，歷史不是有了定論嗎？南洋大學的發展史，也正當整個華文教育的發展史是一致的。不是嗎？如果單靠「專家」，南大辦得起嗎？辦起了，撐得下去嗎？

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必要明確地分清「大是大非」與「小是小非」的。不管這些人多麼「不

懂辦高等教育」，但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南洋大學這一間高等教育機關。假如現在因為大學辦理上有缺點，竟要這些人負全部責任，要把一切罪過加在他們身上，那將來還有誰敢替社會做事？

要求南大辦得好，非靠教育專家不可（辦英文大學的專家）。要求南大不會倒（不會變質），則非靠這些「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辦得好，又不會倒，這兩者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我認為，南洋大學永遠需要目前這些勞苦功高的負責人們的寶貴服務。我希望，這些偉大的教育熱心家，千萬不要氣餒，一本過去任勞任怨，不計得失的犧牲奮鬥精神，繼續努力，爭取為南洋大學服務。

「南大問題的核心」，是否真如政府政策聲明所說，是在於「一羣不懂辦教育的商人的干預和操縱」呢？我想，不是的。說起這個「問題的核心」，它可比「商人干預」要巨大、嚴重過千萬倍呢？

人民行動黨是在殖民統治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它當然曾經碰過許多巨大的困難。今天，行動黨已經取得了執政黨的地位，但在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它還是會遇到許多困難的。南大發展的時期和情況，基本上也是與行動黨一樣的。行動黨過去和現在所碰到的困難，以及今後將會面對的困難，也就是南洋大學過去、現在與將來所碰到或將會碰到的困難。這些困難，就是「南大問題的核心」。「南大問題的核心」，就是這些困難。

南洋大學，是人民大眾熱心建立和維持的華文大學。行動黨政府，是人民大眾所擁護與支持的政府。說起來，兩者真正的是「本是同根生」呢。

我完全相信，在行動黨政府的英明處理下，南洋大學的問題一定可以順利解決，南大面對的困難，一定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學生樓籌款告一段落
籌建會考慮及早動工

籌募學生樓建築基金的工作，經過同學們整個年月的努力後，目前已告一段落。這次的籌款運動又為學生樓充實了八萬餘元的建築基金，連以前籌措的款項計算在內，我們已有了十六萬元的建築基金，這是學生樓早日動工的可靠保證。

這次籌款的範圍包括星洲、聯邦和砂勞越三個地區。目前，除了砂勞越和北馬部份地區仍在當地南大委員推動下進行募捐外，其他地區的籌款工作已宣告結束。

按照籌建委員會的計劃，這次的籌款本是採用兩種方式——

自由樂捐與售賣磚券。由於負責當局沒有及時為我們申請磚券准証，所以除星洲以外，其他地方都沒有推行一元一磚運動只採用自由樂捐的方式籌款。

這次的籌款工作獲得了許多地方的南大委員與各地熱愛南大人士的大力支持與協助。這充分說明了南大是星馬人民共有的，同時也再次地表現了全馬各界對這間全國性的民族大學的關懷和熱愛。同學們的集體智慧和力量就是這次籌款成功的主要保障。

籌建委員會除繼續完成籌款工作外，並着手考慮學生樓動工的各種條件，以爭取早日動工興建學生樓。

對南大改革問題的聲明

南洋大學學生會

南大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的公佈，以及星嘉坡政府的發表聲明，宣佈要在財政上大力支持南大，使南大改革問題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現在南大執委會代表已經與教育部舉行了一次談商，南大全體代表會議也即將召開，南大改革問題的討論一定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在這里，南大學生會謹代表全體南大同學，對南大改革以及有關問題，表明我們的態度和看法。

一、南大改革的願望必須完全實現

南大改革的願望普遍的存在在每一個愛護南大的人的心里。南大必須切實進行改革，使校政得到健全的發展，使學術水準進一步提高起來，這是每一個人都表示支持的。南大有缺點是事實，我們不必去做無益的掩飾。我們認為：現在已經不是浪費口舌，做無謂的爭辯的時候，現在是積極起來，針對南大的缺點，羣策羣力，使改革工作得到最大的成功的時候。

我們很高興見到南大當局在最近所實行的改革。南大改革的確不應該只停留在熱烈的討論里，南大改革必須在事實上表現出來。但改革不是一霎那的事，不是一眨眼就可以完全實現的。我們必須製訂龐大而健全的計劃，以堅強的意志和絕大的勇氣實現這個計劃。

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人民行動黨政府已經明確表示要平等對待四種語文教育，並且基於這樣的教育政策宣佈要給南大獲得與馬大同等的待遇。我們歡迎合理對待南大的做法，歡迎任何旨在使南大改革得到最大成功的協助。

我們認為這是不客觀的，如果我們忘記了南大創辦的歷史以及她在成長中所遭遇到的挫折和患難，而一味去把南大的缺點歸罪於熱心辦學的南大執委身上，雖然他們在過去對南大的校政曾經付託不得其人。我們切不可忽視南大創辦人的毅力和廣大民衆熱烈的支持，這些都是南大今天的規模和成就的基礎。我們希望：依靠着政府的鼎力資助，依靠着南大執委的熱忱與關心，依靠千千萬萬愛護南大的人的支持，南大改革順利的完成，澈底的完成，南大從此走上康莊大道，一往無阻。

二、南大改革必須基於不破壞南大創辦宗旨的原則

我們應該為南大改革的實現再三歡呼，但我們也必須再三申明：南大改革，絕對不是改變南大的創辦宗旨。我們的莊嚴態度是這樣：南大應該不斷地革新機構，加強效率，提高學術水準，但南大以華文做主要教學媒介，南大作為華文教育系統最高一環的根本性質必須永遠保持，絕不能有所損害。

我們對教育部長所做的「南大教學媒介保持原狀」的保證，表示熱烈的歡迎與支持。我們認為：南大的教學媒介與整個民族教育系統血肉相關，除非我們要壓制民族教育的健全發展，否則我們沒有理由反對在南大使用民族語文的權利。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有一些地方表明了對英文的過度偏愛，有一些章節對南大使用英文做教學媒介表示了過度的興趣。我們不否認英文在大學里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但南大主要是華文大學，如果認為英文地位必須極力提高，她的學術水準才能提高，認為必須

把英文地位提高到成為主要的教學媒介，這樣做不但是沒有需要，而且根本就違反了南大的創辦宗旨，破壞了民族教育正常發展的原則，我們堅決反對這樣的做法。

這裡有必要對「專家辦學」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我們認為：專家對於大學的確是必須的，但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那些辦外國大學的專家，或且辦殖民地大學的專家，我們就是吃了林語堂，白里士葛這些人的「專家」虧。我們要求的是：富有辦學經驗，熟悉教育潮流，熱愛華文教育，並且具有民族思想的教育專家。

我們對所謂政府資助南大就應該控制南大的看法，表示異議。我們認為：政府根本沒有需要這樣做，它已經無數次表明了要以民族型教育來代替殖民地教育，對於一間受到廣大民衆支持的，符合民族教育政策的大學，它根本沒有理由應用巨量的金錢，加以控制。相反，政府應該是負責任的政府，它應該不會把雙手伸進舊政府的骯髒的手套里，像舊政府那樣對待南大，經常破壞大學自治，干涉學術自由。我們相信：一個事事以民意為依歸的政府，大概不至於採取那麼錯誤的行動吧？

三、南大馬來亞化的方向是怎樣的

我們有必要指出：南大在過去的日子里，的確有一些非馬來亞化的地方，她在一些學系的課程裡偏重外國問題的材料，顯示她還沒有完全投身到推進馬來亞建國事業的戰線里。我們無必要為自己的缺點做辯護，我們認為：南大改革已經開始，這些缺點也必須毫不保留地剷除。我們要強調：為了使南大的民族大學的特質得到更充分的發展，她的確應該在精神實質上做更進一步的馬來亞化。

有一些存有偏見的人極力指斥南大只收容華族學生的事實，認為這是南大已經成為種族主義大學的根據。他們的看法，以為南大必須在事實上是各民族子弟尋求高深學問的場所，她才不會成為種族主義狹隘的文化思想的溫床。他們的意圖是這樣：南大必須機械地吸收大量的各民族子弟，在形式上包括了各民族學生，她才算是馬來亞化。

但馬來亞化的方向是怎樣的呢？要做到怎樣，南大才算是馬來亞化的大學呢？我們不贊同只在外表上給人一種馬來亞化的印象的做法。問題的關鍵不在南大是不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子弟，問題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對馬來亞建國事業有真正的利益。我們要求的是：南大成為真正的馬來亞人民的大學，大學在精神實質上真正是屬於國家民族的。只在外表上裝作馬來亞化，在大門口高掛「各民族和諧共處」的招牌，而實質上却倒行逆施，成為殖民地型的大學，這樣的大學在我們的建國事業里不但是多餘的，而且簡直是一種障礙。

我們知道，南大是受到馬來亞廣大人民支持而創立起來的大學，她的誕生是民族教育發育壯大的自然結果，她的發展正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教育政策的標誌。南大的任務是：培養建國人材，推進馬來亞的建國事業；南大的學生也一再表示：願意竭盡忠誠為馬來亞服務，為建國事業獻身。這些正是南大的優良本質，我們為具備這樣的優良本質感到自豪，我們深深感到：南大要進一步馬來亞化，就是更努力發揚這些優良本質。

我們反對只在形式上包括各民族子弟，以騙取「馬來亞化」的美名的做法，但我們完全支持吸收各民族學生進入南大的建議。可是這樣做，必須基於一個根本原則，就

是：絕不能損害或違反南大的創辦宗旨，不能因此而改變了南大的民族大學的特質。固然吸收各民族學生是存在着技術上的困難的，但這些技術上的困難是不難這樣解決，比如：為他們辦大學預備班，提高他們的華文程度，使銜接南大的語文水準，這樣的做法應該是很適當的。

四、南大必須永遠保持泛馬性大學的品質

要改變南大的泛馬性大學的品質，是比較新近的試探。就在政府關於南大問題的政策聲明中，我們發現了限制聯合邦學生名額的建議。這個建議現在已受到多方面的反對，我們基於事實的要求，也認為這樣做是不正確的。

星馬人民是一家人，南大是星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學，任何改革都不應該影響南大的泛馬性大學的品質。根據南大的創辦宗旨，任何形式的限制聯合邦學生入學都是不合理的。

星馬分家是過去殖民統治所造成的，而今天星馬合併是政府的既定的基本政策，因此不但在政治上經濟上，星馬要加強合作，就是在教育上也必須加強聯系，我們支持促使聯合邦政府改變對南大的態度的做法。我們也認為號召星馬人民更廣泛地對南大進行樂捐是正確的。我們必須同心合力協助南大的發展。

五、南大馬大加強合作，但絕不是合併

我們完全贊同南大馬大進行密切合作的建議。我們深信：兩間大學在學術上的充分合作，將導致我們國家文化教育的更大進步。但我們不只一次地表示過：兩間大學的充分合作，首先應基於國家一視同仁的政策。

檢討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都不贊同南大與馬大合併，他們大多數認為本邦需要一間以上的大學。我們認為應該極力支持他們的意見。我們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得出結論：星馬的建國事業正在積極展開，星馬社會需要大量的建設人才，同時中學畢業生的大量湧現，以及星馬在外國的留學生的相當衆多，都在在要求我們建立一間以上的大學。們實在沒有理由反而把人民千辛萬苦創辦起來的南大歸併到馬大去。我們要強調：南大馬大的任何形式的合作，絕不應導致兩大學的最終的合併。兩大學的合併是與星馬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相衝突的，也就是違反了星馬人民的意志和願望。

六、南大是一定會健全發展起來的

我們已經對南大改革發表了我們的意見，對各種有關的問題，我們也提出討論過了。我們有絕大的信心：南大只有越辦越好，絕沒有倒下去的理由。現在，南大已經衝破重重的困難，她正在穩健的走上成長的道路，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一間馬來亞人民的大學——南大今後就要健全的發展起來。



友 || 誼 || 洋 || 溢 || 在 || 甘 || 榜 || 中

· 毓芳 ·



每當學期考試結束的那天，總不難看到學校每個角落都充滿了歡躍的氣氛，同學們個個都是滿面春風，喜氣洋洋，有在餐廳漫談或交換假期生活的意見，或在宿舍忙著整理行裝，更有些帶著滿臉笑容早在車站等候下校，處處充滿着愉快，歡樂而略帶着緊張的情緒，好像這一別就不會再返校似的。我想這不外是高興考試總算已經結束，大家可以輕鬆些，而尤其是外埠的同學，大家將回到自己溫暖的家園，去見那久別的雙親與朋友們，因此，他們也就顯得格外的興奮與緊張。

然而，來自 K 埠的我，當然也不能例外，本來，每在假期結束的時候，我總帶著愉快輕鬆的心情渴望能即時回家，但是，這次却有些反常，假期一到，不知怎的神情格外不安，一直擔心着什麼似的，因為在前一個月里，弟弟曾來信告訴我——我們已搬到一個馬來甘榜去居住了，那裡的新環境是我預想不到的，若是我希望知道的話，只有待我回去親身視察，他是不肯立即告訴我那兒的情形的。這位素來即被人認為俏皮的弟弟，實在太淘氣了。不過他這樣做無非是期望我早點回家，然而，這樣一來却使我一時竟有如一隻熱鍋上的螞蟥，腦海里不時的盤繞着許多猜疑，心裡總以為馬來甘榜里一定是很多

馬來人，馬來人會不會不講理，他們目前又享有特權，對於我們那些住在甘榜的華人是否不利？何況我們全家除了媽與大哥的巫語說得比較流利外，其餘的大都是半句不通的，怎能和他們相處？會不會被甘榜里的馬來人欺侮呢？我越想越不安寧，恨不得插翼飛回去。因此在我考試完畢的隔天清早，就搭了火車趕返 K 埠去。

一路上，涼風迎面吹來，使得坐在車廂里的我一點也不感到悶熱或不適，從車窗向外探去，兩旁都是叢叢密密的橡膠山，那是祖國馬來亞的寶藏，叫人看了覺得自己的渺小，但也使我感到自己的驕傲與光榮，因為我今天是生活在自己的國家——馬來亞的懷抱裡啊！

下午四時左右，我終於抵達 K 埠。我拖着笨重的脚步，向着久別的家園邁進，當我踏進甘榜時，真有說不出的喜悅。在我家四周，疏疏落落的散佈着不少馬來同胞的住屋，建築樣式既簡陋也陳舊，間也有些亞答屋，其中雜居着華人，印度人，他們言時都在門口觀望，有如在等待着什麼似的，他們對着我笑，還有一羣天真活潑的馬來小孩，半跑帶跳的跟着我，圍繞在我的身邊，有的甚至幫我拿起行李來，其中有一位從外表看去大約十六歲上下的巫藉女孩，拉着我的手問我說：「姐姐，你從星洲回來嗎？我們等你好久了，你媽媽告訴我們說你今天要回來的，你還會

回去嗎？」他們個個都像是在迎接一個久別重逢的朋友般的熱情與親切。這時的我可真高興得說不出話來，我不知應怎樣來回答牠的問話，更不知如何來表示我內心的興奮，我只有笑着緊緊地握着牠的手，牠的表現竟是那麼樣的熱情，使我一時覺得非常慚愧，頭腦中彷彿在發生着一場嚴重的糾紛，向着那以往的狹隘種族觀念提出無情的譴責，我對這位巫藉女青年更是肅然起敬，因為她使我改變以往存在着的錯誤觀念。真的，我未曾想到甘榜的馬來居民會是這般熱情與友愛，因此我現在是沒有理由再輕信他人之謠言，而造成先前那些不必要的憂慮與猜疑，但是我心理仍是不明白，為何他們會對我這般熟悉，跟我那樣不拘束的漫談着，把這兒的情況爭先恐後的告訴給我，有些還把他們每天的生活，在學校的情形，以及在田野裡如何幫忙勞作的經過都詳細的告訴了我。

正當他們要求我也把星洲的情況告訴他們的時候，媽走來，帶着那慈愛而略有皺紋的笑容對着這羣天真爛漫的朋友們說：「她（指我）剛剛回來，坐了一天車，想是夠累了，先讓她歇會兒，你們明天再來玩好嗎？」於是他們看看媽一下，一個個話也不說的奔奔跑去，真是一羣又聰明又活潑的青年，不知是不是由于太興奮的緣故，我竟一點也不覺得累，現在經媽一提，他們一走，就感到肚子的確是在起革命

，是該解決的時候了。

晚上，我問起媽，怎麼我們搬來還不到三個月光景，他們就跟我們言談友好，而對於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我，又為何那樣熟悉呢？我感到自己與他們似乎不像是一面之交的朋友：她老人家於是就低聲細語地對我說：「最初我們剛搬進這裡的時候，是沒有一家熟悉的，但是這村子的村民都很友善與熱情，三三兩兩紛紛到我們家來問好，說他們很歡迎我們遷來居住，問我們有什麼需要他們幫忙的，他們一定願意代勞，希望我們不要客氣，又說既然大家是住在同一個村里，就應該不分彼此的互助友愛，我見到他們都這般誠懇與友愛，便也不遲疑的經常到他們各家拜訪，他們也時常來我們家坐，且教你弟妹學馬來話，前幾天他們問起家裡的狀況，我就說起你目前在南大唸書，性情頗淘氣，喜歡與小孩遊玩，談笑，講故事，因此，他們一直盼望能見到你，並與你結為朋友，又聞悉你最近會回來，他們幾乎天天都來問你何時會到家，今天聽說你要回來，他們一早就聚集在門外等候，特別是瑪麗，就是剛才問你是否還要回星洲的那位朋友，每天都到家里來，看你的照片，問這個問那個的，她是多麼的想念你，你看他們是多麼夠朋友呀！記得有一天傍晚，你侄兒突然昏迷不省人事，正當全家人都在着急而束手無策時，適逢瑪麗的母親來我們家拜訪，她一聽到此消息，即刻就

召喚附近的馬來朋友們來幫忙我們請醫生，照顧你的侄兒，一直忙到深夜，等到你侄兒蘇醒為止，他們才安心的回去休息，你想，我們住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愛」的村子里，是多麼的幸運啊……。」這時牆壁上的掛鐘「噹噹噹……」的連響十一下，媽與我才上樓安眠。

翌日清晨，他們就湧集在樓下，要媽上來叫醒我，然而媽不肯，她老人家要我多睡會兒，可是沒想到我已在他們的爭論聲中起身了，等我下樓去時，他們已高興的轉移方向，蜂湧而來，推拉着我，要我到他們家去玩或到田里去看耕種，甚致要我教他們讀書或講南大生活情況。在這種情形底下，我只好都答應他們，並高興的對他們說，我是樂意與大家在一起，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去學習。所以，在這學年的整個假期中，除了晚間看些書外，大部份時間都與他們一齊生活與學習；我曾到過甘榜的農村夜學去參觀，里面有華人馬來同胞在一起上課，在一塊遊玩，不分彼此的手拉着手，肩並肩的歡笑聚集一堂……。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底下，使我無形中增進了不少知識，也增加許多馬來朋友，同時我也感到從這樣一個充滿了互助友愛，快樂融融的甘榜生活事實，是完全可以証明了我們華、巫、印三大民族是相親相愛的，根本沒有種族觀念的存在，而華巫印三大民族的更澈底合作與團結已經是為期不遠了。



南大城，又活躍了！

· 言圭 ·

南大城，又活躍了！當年假結束後。在兩個多月的分別時間裏，南大城啊，我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妳。我曾經這樣地自忖：那相思樹竟日夜地瑟瑟吟唱，該是我遙寄底祝福；那相思樹片片的落葉，該是負着底靈魂，親吻妳。如今，像遊子再會了慈母，像南來雁重投舊鄉，我們都回來了。南大城，妳好！在風風雨雨的日子裏，妳長得更漂亮、更豐滿了；堅拔的毅力，穩健的步伐，都具現在妳不停地邁進中。不僅我愛護妳，不僅兩千餘名學子們愛護妳，所有關心妳、祝福妳日益成長的社會人士，都全心全意地愛護妳！

代替着兩個多月來的寂闕、

冷漠，是學子們底暢談、歡笑；代替着四百多個離開我們的大哥、大姊們，是更多陌生但親切的兄弟姊妹們；一座空的城市，如今是兩千多個兄弟姊妹們底文化都城，一股清新芳烈的學術氣息，漸漸地瀰漫、佈傳。

四年來，我們所寤寐思求的校長，終於如願以償了，而且更予我們無畏鼓舞的，是我們的莊副校長素來即是為我們所最熟悉、最欽佩的熱心教育工作者。此外，星馬教育專家費元章博士、銀行界知名之傅文楷博士，亦分別就任文、商學院院長，南大的光明前程是指日可待了。

作為一間馬來亞的大學，作為培養效忠馬來亞的國家觀念以及建立馬來亞新文化的理想場所，南大今年又增授馬來亞史、馬來亞地誌及馬來亞憲法等科目；同時國語科目的授課時間也增加了一節，成為每週三節的時數。

新的學年，帶來了新的氣象，除在課程上的更新外，我們第一位馬來兄弟終於投入南大底懷抱，到處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這些事實，在在都印証着南大並非如所謂的是一間大漢沙文主義的大學。

去年底，我們以愉快地心情

歡送我們底大哥、大姊們；現在，我們也以同樣心情傳統性地歡迎我們底新兄弟姊妹們，讓友誼的花朵盛放于南大城，讓「大學周」在友誼激蕩的大學城裏，保證成功地完成。

再一個月，便是「大學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的情景，將再現于南大城，人海聲潮將再掩蓋每一個崗罅。在董、教、學三方面鼎力合作下，豐富的學術展覽、出版、集會，多采的文娛活動及戲劇、音樂、舞蹈的演出，將完全配合「提高學術水準，發揚愛國精神」的學生會會務方針。

南大城，緊張地活躍了，每一個生活在城裏的人們，都感覺了「動」的無可抑制。在文、理、商三學院的高牆上貼上了「努力做好各項籌備工作，保證大學周的舉辦成功」，舊餐廳也有「羣策羣力搞好大學周」的醒目標語。每一個學會，都全心全意地製塑星加坡模型圖、準備無線電器材，佈置「聯合國理事會」的裁軍辯論，圖畫日軍南進圖，蒐集火箭資料，……

入夜，從文學院講堂裏，飄盪着青春的歌聲；從教室裏傳出陣陣的有節奏的脚步聲；有個教室甚至還「凱斯羅，凱斯羅」的唸着印度人的名字；在空着的一

座女生宿舍的頂樓，日夜琴聲不輟，說穿了原來是同學們在忙着練歌、舞蹈、排戲、彈琴，準備在「大學周」的文娛晚會上顯身手。南大城，當月亭昇昇後，真像是藝術大學，濃郁地散放着藝術的花香。

祝大學周成功！
祝南大城永遠地活躍！青春底城！
六〇、三、一。

(本文接自第三版) 拉丁美洲學生動態

法的時候，FEUU 也就在這時宣告誕生。從這時候開始，FEUU 就擔當起了領導全國學生運動的重要任務，全時它也即時地為全國的學生和人民的利益而展開了一系列的鬥爭。一九四二年的鬥爭是為爭取中等教育制度的改組而引起的；一九四八到一九五〇年為要求在校內設立兩間醫院，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則為反對政府頒佈不合理的大學法案。這其中，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年間，FEUU 領導了全國學生起來反對當局與美國訂立軍事協定。這充分說明了 FEUU 的立場是維護世界和平的。

除了處理有關本國學生的各項問題以外，FEUU 還是國際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它關心國際學生的團結，照顧國際學生的利益。當古巴學生反對上層反動政府而採取行動的時候，FEUU 往往是他們有力的支持者。在精神上，FEUU 全情他們，鼓勵他們；在經濟上，FEUU 籌款接濟他們。全時，FEUU 也在各方面援助流亡烏拉圭的外國學生領袖。在他們六七月間，阿爾及利亞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正副主席，就曾經受到它的熱誠招待。不但這樣，FEUU 還把阿爾及利亞學生的鬥爭情形，向其本國的學生宣揚報告。

今天，國際學生運動分成了二大主流，一個以西方的 ISC 為首，另一個以東方的 IUS 為領導，FEUU 一貫的立場是，贊成這二大組織合作在一起，共為全世界的學生謀福利。在去年十一月間，FEUU 的代表會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學生會議上，建議 ISC 和 IUS 的負責人共同召集一個圓桌會議，來解決國際學生的分裂問題。這個建議即席為 IUS 的代表所接受，但不幸的是遭遇到 ISC 的反對。因此，FEUU 的努力可說是落了空，但它並沒有放棄促使全世界學生團結起來的心願。目下，它正在尋求更有效的新方法。毫無疑問，FEUU 的存在，以及類似的學生團體的存在，對於推進國際學生運動的統一，是有着莫大的幫助的。

湖

畔

的

雨

記一位由南大畢業的老師

■ 少華 ■

開學一個月以後，清晨，湖畔灑落着細雨，雨絲落在湖面，像小小的花朵在開放。課室溢着一陣陣喧鬧的聲響，同學們的情緒很不安定，因為第一節國文沒有先生來上課。我靜坐在靠近窗門的地方，回憶起一個月前的事情：

依樣是陰雨連綿的日子，那是個清晨——正式上課的那天。上課鐘敲過了，教室里十分喧嘩。同學們都懷着不同的心情談論着假期的生活和將來的打算。由於大家都知道今年有不少南大畢業生來執教，所以都有一種共同的心情：就是希望我們的教師都

是南大的畢業生，因為我們幾年吃了太多那些「混飯吃」的教員的苦頭了。

我偶然望望校方辦公室的時候，就看見一大羣青年人從辦公室的門口出來，在雨中奔跑着。他們大多數是穿着白衣藍長褲或藍裙子的。大家知道這些是南大的畢業生，都很興奮，眼光都轉向外頭去。

這時，就有一位體格魁偉，滿身濕漉漉的青年人走進了我們的課室。頓時，四十多雙眼睛都不約而同地朝向這個冒雨而來的陌生男人。這青年人的頭髮散亂，雨水從髮間不斷地流下來，他的眼鏡還濺着水氣，在他所站的地方，地上盡是濕漉漉的。

「同學們，我很高興今後將能夠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學習。」他滿面笑容，很親切地說：「我是南大××系的畢業生，本校的校友。這次回來擔任中文和歷史的功課，而我教你們的是中文。我的名字是高××，以後，請大家叫我的名字就好，我們大家都是同學。」他笑了一笑又說：「我喜歡你們叫我的名字，因為我們大家以後要做頂要好的朋友！」……這樣熱情的先生是我們從「手拍手」到現在所沒有遇見過，我們甚至對他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在從前，莫說開學的第一天，就是在平日下起一點小雨來，大部分的教員都是躲在教員室里聊天或「養神」，藉故不來上課；就是上起課來也是沒精打彩，半死不活的樣子，遲到早退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我們都以很驚異的眼光望着這位高大的，難於理解的陌生人。接着，他便和我們談了許多學習中國語文的原則與方法，那都是我們聞所未聞的寶貴而新鮮的知識。

（現在我翻起當天他的講話筆記，心里有無限感慨。）

我們上了高先生幾天的課，比我們從前上幾月的課還好得多！他總是儘一切所能，清晰，簡明地講課文，使我們不僅能夠全面地把握課文的內容，而且還能從正確的角度出發來批判地吸取課文的內容。他深切地瞭解我們高中一年級的語文課本是和我們的能力與興趣格格不入的，有時他就講了一些即非無謂而又有趣的故事，激發我們的學習情緒。在他上課的時候，班上除了極少數「吊兒郎當」的傢伙外，大多數的同學都以一種難以形容的歡欣的心情，聚精會神地聽講。有時教務處的人來班上通知事情，在門外站了好久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開學的第五天（週末），中文是在最後一節，高先生在鐘聲剛響後的瞬間就來上課了，他早上穿的那件熨得平滑的衣衫已經繃且髒得不像樣了，看來就像三五天沒換過一樣；而那深藍的長褲則弄上了一大片白粉；原來梳得油光的整齊的頭髮現在像一堆蓬鬆的乾草。這個樣子自然使到平日好事的幾個頑皮同學感到有趣而可笑。當他開始用嘶啞的嗓音講課的時候，有人就在後面座位竊竊私語，在開無謂的玩笑。我看着高先生由於得不到學生的諒解而顯得有些頹喪的樣子，心裏很難忍受，便不客氣對那幾個開玩笑的同學說：「不要吵啦！人家要聽書！」「吵到你的是嗎？先生你父親啦！」其中一個粗聲粗氣地「頂」回來，這時，正在使勁地講書的高先生講話停下來，望向我這邊。我從他的難受的表情感覺到對他對於我彷彿十分不滿，我簡直不敢望他，臉上灼熱異常，頭低了下去，心如刀割。如果我不是盡了最大的力量的話

，淚水就會奪眶而出的……。但是這一切都很快地過去，高先生依然認真地，平靜地繼續講書。而我則發覺好多同學帶着責備的眼光像箭一樣射向我。這時，課堂呈現一片不安的氣氛。同學都在議論紛紛，這節又是週末的最後一節，下午各人都有自己的「節目」，心情和其他時間總有點兒不同，再加上下午班的初一同學在走廊聚集，高聲談笑，結果，高先生是力竭聲嘶地勉強上完了這一課，沮喪地走出了課堂。放學後，好心的同學都來詢問我方才的事情，他們知道事情的原由，都能諒解，但無論如何也無法驅去我的內疚。

下星期一，第一節是歷史課，教師也是一位南大畢業生。他是一個性格開朗的人，一到課堂上便開門見山地且嚴肅說：「你們上星期六的做法是太不應該了！你們對於一個責任感很强的教師不尊重，只有給你們自己帶來損失！」他仍然沒有露出一絲笑容，「前天放學後，你們高先生跟我談起你們的事情時，是帶着眼淚的。不過，他不曾責怪你們，因為這不完全是你們的過失，而是你們一向來所受的教育不健全的結果。他，高先生反而是怪自己教得不好……。」接着歷史先生講了高先生在大學唸書怎樣得到同學們的敬愛的情形；同時敘述高先生為了預備向我們講書的課程而到深夜，到處尋找，搜集資料的情形……。除了少數頑固不化的頑皮同學外，大家都深感負疚，尤其是我更像犯了滔天大罪一樣。從此，我們大家都互相督促，使到高先生在上課時受不到既使是一點點的騷擾。

我們就這樣友善地相處了四個星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大家寫作能力的加強，這完全得

助於高先生。在從前，大部分同學對於作文真是「敬鬼神而遠之」，經過高先生的開導，向我們講述了許多新鮮而又有益的寫作知識之後，大家的語言的表達能力都有了顯著的提高。當他看到自己的工作在學生們當中起作良好的影響時，當他看着我們一天天地進步時，他總是十分激動地，無比欣慰地向他們率直地傾吐他內心動人的感情，好像要叫我們也分享他心中的快樂。

然而，不幸的厄運正緊扣着他的門，他不得不離開為他所熱愛的學生——他的朋友而去了。當學校辦公處的人來向我們敘述事情的原由後，大家都浸沉在悲痛之中，有一位女同學竟忍不住流淚了，連平日愛嘲弄人家的同學這時見了她也默無動靜——因為大家都懷着同樣一份心情。

高先生連上我們最後一課的機會都沒有……

那時，我們的情緒非常不安且複雜，全班呈現了一片動盪的景象，第一，二節我們都沒有心情上課。到了第三節的時候，陰沉的天空落着愁人的細雨。有人忽然望見湖另一面「蒙古包」屋子有一個高大的青年的影子，好像是高先生，大家這時都激動起來，不顧正在使勁講書的地理先生在面前，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望向「蒙古包」那邊去，却尋不到高先生的踪影，大家又失望地相繼坐下去了。這一天就這樣不安靜地過去了。

高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天了，學校當局還找不到人來接任。現在，我靜坐着凝視着外面下着的，令人惆悵的陰雨，想起開學首日的情形，記憶猶新。我們幾個同學正商量着去拜訪高先生……

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 原句 ·

在終年是夏的赤道的南端
有一顆亮晶晶的寶石
它曾經埋在荒草中一個世紀
如今在風雨中閃耀着迷人的光芒

它曾經是豬仔們夢里的天堂
也是我們祖先含淚鑄下的墳場
它曾經是東洋鬼子和好漢們嚮往的地方
但馬六甲海峽却有驚天的波浪

你稱呼它：「世界的錫倉」
你稱呼它：「世界的橡膠園」
椰風飄過榴槤的芬芳
我們都驕傲地稱它：「家鄉！家鄉！」

別小看這十三多萬方公里的地方
告訴你吧——
你進去跑一跑
可要眩得眼花瞭亂

你可別聽說亂嚷
嫌吉打州落後骯髒

你去叩叩它的門戶
看看我們馬來亞的穀倉

當潮濕的海風吹起來的時候
我們遼闊的土地一片嘩啦啦地响
那里揚起一片翠綠的波浪
——呵！那是我們的橡膠園山

西北部的一塊小點
就是我們美麗的板榔嶼
坐一坐纜車吧
上去看看升旗山的風光

說起我們的馬來亞誰不羨慕我們的錫礦
在那霹靂河流過的地方
就是聞名世界的「錫都」
我們的財富——蘊藏！蘊藏！

可別忘了雪蘭峨——我們馬來亞的心臟
我們偉大的首都就在這地方
像印尼人民嚮往着椰加達
我們都向吉隆坡投着嚮往的眼光

我們的「九州」——森美蘭
這里有花的美蓉和波德申海灣
波德申的海水清清藍藍
朋友呵，你怎麼能把她遺忘！？

我們的家鄉還有萬水千山
再用三倍的話我也把它舉不完
我只能這麼地說一句：
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這里雖然沒有大大的工廠
響着鋼水歡笑的聲響
也沒有拖拉機幸福的嗚鳴
伴着孩子們甜蜜地睡眠

這里有的是雷聲和閃電
和黑雲密佈的陰天
等着瞧吧——
這座萬寶山總會成為真正的萬寶山！



銀聖嘆的批答

·無冕·

銀聖嘆者新加坡邦之邦民也，論學歷，僅高中二，自出校門後，職業尚未有著落，心中殊覺煩悶。其人通天徹地，有幾家學問，人不能及。哪幾家學問？一曰相對論，雖愛因斯坦再世，亦不能望其項背也；二曰火箭學，利用火箭發射人造衛星問題，最有心得，世界第一流火箭專家，僅能與之比「美」而已；三曰史學，上直追劉「知幾」於唐，而與湯恩比並駕齊驅於二十世紀第六十年代；四曰文學，尤以中國文學見長；五曰心理學，專探測年青男女大學生之心理反應力，占往察來，言無不驗；六曰不學無術，大包天學，既草包，而又飯桶。銀先生既博古通今，允「文」允「理」，如何屈身於世間？蓋在中學攻讀期間，不曾選修三角（腳）學，此道一竅不通，故不得已乃為人占卜，批答吉凶，以為生計。

邇來，有一大批失業大學生，紛紛來信與銀先生謂彼等有意把生命交給教育，經有關當局三查六問，迄今已屆二月餘，音信杳無，恐前途凶多吉少，乃求救於銀先生，茲將彼輩與有關當局之問答，及銀先生之批答錄數則於下。

（一）女黃巢不應教化學

問者：「妳知妳的身裁矮小嗎？」

女理學士（化學）：「知道。」

問者：「妳知道妳教高中三的化學，而高中三的同學比妳高大？」

女理學士：「知道。」

問者：「知道就好。」

據說此女理學士至今尚未被批准執教。

批答：此女理學士不被批准任教，理該！因為反應力太遲鈍，教學上定會發生困難。唯唯諾諾的幾個「知道」，將來如何應付大的場面！再者，應怪父母生妳一副矮小的身裁，雖滿腹「化學」，亦不足為人師表，黃巢貌醜不中舉，有史例可援。為補救「缺陷」，如不想自漢州起義，也應速向日本北海道定購增高丸，日夜服用。一旦無效，天生我「裁」必有用，仍可參加馬戲班做丑角也。

（二）柳下惠之風不可長

問者：「你願意在官立學校執教，抑或願意在『翼德』學校執教？」

劉備斗：「教育都是一樣的，無所謂官立或『翼德』，隨便好了。」

問者：「不可隨便，非選擇其一不可。」

劉備斗：「你既有權任意分派，隨便好了。」

問者：「不可隨便，譬如有兩位美女當前，你到底選擇那一位，難道也可隨便嗎？」

據說劉備斗雖不曾被三拷六問，但二次的冗長問話，已夠氣受。現此君尚為臨時代課性質的教員。

批答：劉備斗告我，某官員如此問話，非侮辱而何？銀先生以為不然，蓋雙方觀念不同也。譬如脫衣舞吧！有者謂此乃藝術

（要不是藝術的話，本邦前些時也不會有裸體「查某」的鏡頭的法國電影出現）有者謂此乃色情，不同的觀點，實可「共存共榮」，不可斤斤計較。如果當時以二美「兼蓄並吸」作答，今日或不至慘到代課的地步，說不定做教務長還有份兒。有美當前，拒之千里之外，不亦「傻」乎！

（三）相對論，知幾許？

問者：「何謂相對論？」

男理學士（物理）：「相對論有狹義與廣義者，狹義之中，又分普通相對論……」

問者：「……」只好期期艾艾，搔頭流冷汗。

批答：蓋男理學士唯恐答之不盡詳，不為問者所賞識，遂索盡枯腸，一傾平生所學以作答，孰料問者聞畢，面無表情，不置可否。聖嘆聞之，幾欲噴飯。夫相對論者，其內容有文理之分，理科相對論，可以愛因斯坦為代表，文科相對論，當以老莊為鼻祖，欲答此問題，必須尚觀問者之氣色，逢佛燒香，逢賊舉槍，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今答者以理科相對論作答，所答固非所問，以彼一文科出身者，不能判斷是非，面無表情，滿臉冷汗，何是為奇？聖嘆自付，即使今日，包公再世，一聞理科之相對論，亦當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是非莫辯，以彼一文科出身者，亦可謂冤哉！枉哉！

（四）關雲長與岳飛孰勇？

問者：「你讀中文系，試問中國那一朝代的文學最為特色？」

文學士：「唐詩。」

據說文學士被目為第一流人才，早被分配數職，除講授唐詩，中文外，還參加科學建國，兼授代數數節。

批答：文學士實問非所答，中國文學浩如煙海，怎能問那一朝代文學最為特色，先秦有詩經，楚辭，漢有賦，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一代有一代之勝，怎能信口答唐詩為中國文學之最特色？詩與曲比，賦與詞比，孰較特色？此實不能相比，更不能強執為最特色也。試問關雲長與岳飛孰勇？這個擂台是打不成的，除非請閻羅王來作証人，讓他們二鬼來比一個武。文學士答案固欠佳，但腦袋頗靈活，可與理學士等量齊觀，兼教代數宜也。如銀先生一權在手，則當革文學士之教職，而問者當傳送到牛津大學中文系攻讀三年，並償以四千大板。

（五）閒來無事量馬路

問者：「如不批准執教怎麼辦？」

甲君：「……」。

批答：銀聖嘆有歪事代批，詩云：「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就量馬路。」

又聞有一女大學生，涕淚滂沱，自怨自艾，說以前由于忘記活動，故此求職無門，名落孫山後。此事被太過活動的同學聽見，大笑不止。聖嘆曰：出身南大，不熟讀聖賢書，該當何罪？夫世上之人未讀孔夫子中庸之道而能于社會上立足者能有幾個？

若是各走極端必然順得哥情失嫂意，如何使得？依聖嘆愚見，運用簡單數學原理，加起來以二除之，則必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矣！

聖嘆批畢，諸人思已，未免廢卷而嘆！

一嘆：夫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鄙人雖未能進入大學，身列翰林，又以命途多舛，中學尚未畢業，便被逐出門牆。但仍略知四維，無奈社會改革伊始，孔樂未興，卒未能稱心如意。于是淪落天涯，在社會上糊混以求糊口，雖知有辱聖賢，蓋無可奈何事也！自此方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雖孔子再生未能易之，那麼我這個人還有甚麼不滿足的呢？阿們！

二嘆：古者，金聖嘆，因多嘴肆禍，卒被斬腰斷送了老命！今者我銀聖嘆之多嘴，恐不下于古人，念及此幾不知死所，惶惶不可終日，但以今日社會處處有利于胆大皮厚之人，真是所謂大膽拿去吃！殺頭雖曰奇痛，但挨餓更苦；別人家貧無奈做先生，我銀聖嘆則是為生計所迫，在社會上糊混，雖知刀斧，繩索不好玩，但也只好跟他玩玩了。



雜文三題

·流光·

分流與斷流

據說河流進入三角洲後便分成幾支入海，叫做「分流」；那麼南大第一屆畢業的同學離開母校各奔前程，自然也含有多少「分流」的意思。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如果同是跑教育界而想做個靈魂工程師（資格待定故說「想」，但願不是妄想，阿門！）的話就不能「分流」了！上回無緣無故地被分了流：第一流，第二流……被列入某流某流的自然是莫名其妙，而尚未入流者則又未知是否就是不入流？

當初我想：大概是第一次「流」入學校的叫第一流；接着的便只好屈稱第二流；如果流不進去，那只好叫做「不入流了」，奈何！而且大家既然流入不同的學校來個「分流」有何不可？

後來看報紙，才知道分流一事是負責人發言不慎，並沒有所謂分流之事。如今一想幸而自已參加畢業考的時候可沒有人家那麼冒失，要不然下筆偶一不慎，來一個抽刀斷流弄不及格了，那可真的是不入流了！其實這也難怪。學生時代卷子寫了錯字叫做「不懂」，先生在黑板上寫錯了字，謂之「不慎」；本來情形可能相同，但由于地位各異，就算相同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深入了解

據說這次找職業的同學竟有被詢問私事的。如「你結過婚是嗎？」「當時你是寄宿還是通學？」「……」等等不一而足，其實結婚和職業有很大的關係，譬如有些人不喜歡請結過婚的女人當女秘書啦；而又有一些人不喜歡未婚的男人等，自然也是不一而足，後來才知道所謂了解對方不妨深入，那麼同共生活一段時間慢慢來了解也還怕

不愛呢？問問一兩句也不過是滄海一粟，值不得大驚小怪的！

難為了新郎

「要為人民服務，到處都有人民」我們本來就無所謂，既然投身教育界，那裏有選擇學校的必要？要之，也不過方便不方便的問題，至于政府學校，補助學校雖名目各異，但學生却找不出有什麼不同來。那麼如果將它們比做兩個各有千秋不分高下的美女，要在下擇其一而婚之，那麼在下只好說「沒有不可以的，如果要擇其中一個，則實在不容易」。無可如何只好以「地甘」決之。但繼而一想又恐怕人家以為我身為人師表，竟然毫無主見，是何道理？那麼退一萬步，只好咬緊牙關，閉上眼睛，然後信一擲，看那一個不幸不中了！面臨這種抉擇，委實難為了新郎，幸虧鄙人已經結了婚，否則面臨抉擇，我老婆豈不是要落選了？

聯邦全國學聯

二屆常年大會結束

聯邦全國學聯（Persatuan Kebangsaan Pelajar2 Persakutan Tanah Melayu）於二月廿七及廿八兩日假吉隆坡工學院舉行第二屆常年大會。開幕儀式由聯邦教育部長主持。與會代表包括農學院學生會代表四名，師範學院學生會，工學院學生會及吉

隆坡馬大學生會代表各六名。此外有來自星洲及聯邦其他學生團體的觀察員及各界佳賓，共達百餘名，場面頗熱鬧。是次大會本會亦應邀派代表兩名列席。

聯邦全國學聯原係由工學院、農學院及師範學院三單位學生會組織，本屆大會上吉隆坡馬大

學生會亦正式加入，共組織因而擴大，代表性也加強了。此外語文學院學生會主席也會在大會發言表示該學院學生會將認真考慮加入 PKPPTM 之事，以期全聯邦學生更能緊密地團結在一個統一的機構底下。本會觀察員在大會閉幕前發言指出，吉隆坡馬大學生會的加入全國學聯是全國學聯團結全聯邦學生之工作的偉大成就。在祖國建國過程中，學生所負的任務，至艱且鉅，必須在一個代表全國學生的組織底統一領導下，才能最完滿而有效地完成任務。

本屆大會自始至終都在激烈爭辯中進行，其間也不時穿插輕鬆的談笑。閉幕前，大會也通過重要議決案多宗，例如要求政府廢除學生團體在國內旅行的各種限制，抗議南非政府所施行的種族歧視政策等等。

一般上言，大會是相當成功的。

